

蘭溪女士



上海羣衆圖書公司發行

MG
I27A.1
549

蘭溪女士

——五幕悲劇——

蘭溪女士

時間：一九二四，一一。

地點：濟南。

人物：

丁蘭溪女士 年十八歲，丁夫之養女。

丁秋嵐 年二十歲，丁夫人之子。

丁夫人 年四十六歲。

沈燦 年十九歲，蘭溪之愛人，秋嵐之表弟。

蔗生 年十歲，秋嵐之弟。



3 2285 0032 2

桂香 年十三，女婢。

沈明理 年四十餘歲，沈燦之父。

劉仲英 年二十二歲，沈燦之友。

余四爺 年五十餘歲，明理之友。

僕人二

少婦數人

姜序

溪溪女士

蘭溪女士是在新進中國各劇本中可以值得欣賞而稱道的劇本！這劇本的作者谷鳳田君是我們中國新進一位知名的作家，但知名與否是另一問題，而我們這位作家傾盡他的心血在那裏灌漑藝術的田疇，我們是十分敬佩的！

鳳田盡力於藝術的真實態度，讀過他作品的人都很承認的，雖是裏邊有些稍嫌粗氣，究竟從真誠中流出來的，於大體上也無大妨害；正如有入譏諷蘇東坡爲關西大漢，那首關西大漢所嘔歌出來的大江東一詞，仍然不失其爲不朽的藝術品。

3

蘭溪女士便有人批評他有些粗氣，他個粗氣到了何種地步，批評的人沒有指出，在我看來，有幾處嫌牠直率有之，說牠粗氣則未必，讀者果能找着綫索

一口讀下去，即知我言之不謬。

從前莫泊三曾經在一篇序文中說過，他說每個讀者都只曉得去找尋適合他脾味的作品，有的要一篇作品使他快樂，有的要一篇作品使他憂愁，有的要一篇作品使他發笑或流淚，假設這篇作品合他的脾味了，於是這篇作品便獲得現代名著與蓋世傑作的稱號和讚美，而這些稱號和讚美，大概只是建築在個人的嗜好上，只有少數高潔藝術鑑賞家，纔擺脫這些純主觀的觀察向藝術家要求說：『請隨你的性情，找出很合適表現的形式，給我們些美的作品罷！』

確實，就是現在許多作品，曾經令人視為名著與蓋世傑作的，大概都是合了許多人一時風尚的脾味，便早即蜚聲文壇了。真的能較長時間在藝術界上立腳的，還是望『隨你的性情，找出很合適表現的形式。』為上，雖是粗氣一點

也不要緊，我於鳳田的蘭溪女士便得着這樣一個感想。

鳳田是專治戲劇和詩歌的，也能寫出動人的小說和卓識的論文；戲劇這東西本來在藝術中就是較難的工作，有時不僅止你要具備文學上應具的條件，便是音樂和跳舞及其他科學你也得有相當的素養，談何容易就能成功一個戲劇家，一篇劇本的成功，也沒有小說詩歌那末單純和簡切。有人因此就說戲劇不該屬在文學之下，應該離開文學單獨的成立。所以要成功一篇劇本和一個戲劇家，較之致力於其他某種藝術是要困難些。我們因此可以知道歷來小說家和詩人較戲劇家爲多的緣故了。鳳田是很有藝術天才的人，對於戲劇是特別有情趣，現在我們雖不敢便說鳳田對於戲劇已經成功，蘭溪女士便是他成功的成績，但是照現在已經有這樣可欣賞的作品，將來的成功是可預料的！

蘭溪女士的稿本在今年春天便從鳳田那裏寄到這裏來了，又由我這裏曾經走了不少朋友的地方，最後却落在培廬那裏。鳳田屢次催我做的序，一向不會着手，前次入獄，幾乎不能如約，而今已經脫險，書又要付印了，到了這種秋風蕭蕭的時候，百感交集，倒很有興緻提筆，借題發揮些，筆一握着又寫不出甚麼來，無法中只得在此作一個簡短的介紹。

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雨聲中，姜華。

自序

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在T城的西北隅，有三個戀人的精神在情死了，那就是這本蘭溪女士的背景。

假使有人問這三個戀人到底是誰？那我可不敢說，而且我也不忍于說總之，反正有這麼三個人就是了。這三個人，雖說他們的精神早已死滅了，但是他們的肉體還都一個一個的在失意的存活着。

至于這個劇本的寫成，原先是我和我的朋友R君共同造意，佈局，然後R君又自己打了一個腹稿，全劇計分四幕，再次就是我和R君在一起商議着把牠草出來的。起初寫的非常簡略，也就那樣的放下了！攞了一年的功夫，R君在一九二五年的秋後到莫斯科去留學，同年的冬假，我以兵匪擾故鄉，未克旋里，

依舊寄居T城校舍間居無聊復將舊稿檢出細閱一過自以尙有可觀遂又自己修正了一遍材料增加了原劇三分之二先爲四幕後改爲五幕費時三禮拜乃成此劇這是這個劇本寫成的經過。

一九二六年四月間我將劇本寄給姜華兄他說全劇很好將印爲燕風叢書我也同意了。後來姜華兄來信說劇本已拿去給聞一多先生看，他倆都是留美專治戲劇的。聞余兩位先生看後的結果說全劇很好，惟因劇本太長，致有小疵，稍加修正，即成完璧。那時我正在文專考試畢業，功課很忙，而姜華兄也未將劇本寄還，所以沒得修正。就在那個時候，不幸的事情臨到了，就是七月間姜華兄被捕，因而劇本的事情就擱置不提了。但是不幸中的大幸，却是姜華兄過了二十幾天的獄中生活，終被釋放。培盧兄始從姜華兄處將劇本拿去，說燕風既已暫時停刊，叢書恐也將擱置。他想把蘭溪女士早日付印，所以才

籌畫着在別家書店出版，以我的意思，想把全劇再加謹細的修改後，再去付印。倒覺好些。不過培廬兄總不讚成。他說自己憑自己的意見修改了的，總不如經過大家的批評後再詳加修改的好，所以他主張先印。後來我和T城的朋友們也都以為這話有理，那麼就答應了培廬兄，教他找書店去印。至于將來這本劇本有沒有詳加修改的機會，那就要看出版後，閱者諸君，肯不肯賜以友誼而且忠誠的批評了。

這本劇本歡迎排演。不過排演諸君，于未演之前，須通知本劇作者，以便通信指導。這是作者的一點權利，尙望原諒。

一九二六，九，一。

谷鳳田自序于青州守善中學。

第一幕

佈景 在一個仕宦之家的住室裏，屋中的陳設是參用着中式和西式的。右門通內室，中門向外。屋中雜置沙發椅之類的用具。壁上懸掛一幅辛夷花畫條。「光線微暗。」開幕時，蘭溪自中門慢慢走出，手裏拿着本書，低頭默然，若有所思。半晌無語，忽視壁上畫，低首微嘆，神氣蹙然。

蘭溪 呵！可憐的你那被摧殘的辛夷花呀！你或者就是我的命運的寫照吧！

時淚盈盈欲墮，桂香由內持一信上，慢步走向蘭前。

桂香 小姐，爲什麼又在這裏傷心呢？

蘭溪 你去做活去吧！我沒有傷心——不過是剛才有點眼疼罷了。你手裏拿的是誰的信？

桂香 小姐的信。作選信狀

蘭溪

接信，看時蹙眉，繼又將信放在棹上，闊坐在沙發上出神，桂香，你少爺快回來

了！
了！……

桂香

我看着那封信像是少爺寫的呢！少爺爲什麼今年這樣早就回家呢？

蘭溪

我不知道他這次又爲什麼要回來這樣早，而且爲什麼還寫信給我？又

有什麼事嗎？疑狀今天才是十一月二十號！……

桂香

少爺也許是想家了吧？

蘭溪

咳！

桂香

小姐，你也太多心了，無論什麼小事情，也要這樣咳嗽嘆氣的。雖然是老

太太，老爺都不在了，可是太太也拿着小姐當親生女兒一樣的看法。你看

太太多麼疼小姐呀？前幾天還聽說沈……忽咽而不言。

蘭溪 沈什麼？

桂香 笑着 沈家來說媒呢？

蘭溪 桂香，你不要胡說吧！

丁夫人 自內出，雖是一位中年婦人的樣子，但是形色間帶有一種狡猾的意味。笑向蘭說

。孩子，你在這兒站着，不覺得冷麼？

蘭溪 起立 媽媽，不冷的。

丁夫人 我聽說你病了，還是請個先生看看吧，坐下

蘭溪 媽媽，我不過有點感冒，頭痛罷了，現在也已好了，用不着再請先生，請你

老人家放心吧！

丁夫人 小孩子還是身子要緊，省得三天病兩天災的，時常吃點保養的藥倒
也不錯。

蘭溪 媽媽，剛才哥哥來了封信，說是要回來了。

丁夫人 要回來……

蘭溪 大概今後天到家了。那封信寫着是十七發的，現在已經三天了。

丁夫人 那孩子在外頭上學我也是不放心的，他的脾氣又不甚好，難說不上人家的當回來倒好。

蘭溪 但是我不明白，媽媽，哥哥素常總是放假一個月後才回家的，今年却還不到放假的時候，就要回來了，說不定在外面也許想家了吧！

丁夫人 嵐兒今年照理也應當早回家來過年呢。

桂香上送茶給丁夫人和蘭溪。

蘭溪 媽媽，我現在雖然是中學畢業了，但我總以為一個中等學校畢業的學生，在社會上是沒有什麼大用處的。照我的意思，我打算明年再到北京去

考考大學，好求點專門的學問，媽媽，你看怎樣？

桂香向外門走出。

丁夫人 孩子，我也很願意叫你再上去學，但是我想把沈家那門親事，給你定下以後再出去，也還不晚。

蘭溪

面紅不語隱有「正如我想」之態度。媽媽，這倒沒有什麼關係。

蘭溪女士

丁夫人 我覺着這門親事是很好的，癩兒又是你的表兄，你們也很熟識，我看那孩子也很好，所以我想這樣辦是沒有什麼不如意的。不久沈家就託人來作媒。笑語 老年人就是性急，對於兒女的婚姻事，總想早辦。你嵐哥我在明年也要給他成親的。

蘭溪

默而不語，只是一點微笑。

僕人

由外呼 少爺回來啦！

秋嵐忽忽自外入，狀態彷彿，服飾華麗。僕人隨後提行囊。

秋嵐 向丁夫人鞠躬。媽媽，好呵！妹妹，好呵！

僕人退出。

蘭溪 哥哥，回來了，在外可好？

丁夫人 嵐兒，我知道你是該早回來的。

秋嵐 妹妹，多時不見，我很想你呢！妹妹越是連封信兒也不給我寫了！

蘭溪 心中很不耐煩，只是強作笑顏。我不願意寫些無聊的字，因為沒有事，所以

我也沒寫信。

秋嵐 我還有給妹妹買的玩意呢。

丁夫人 你妹妹已經成了大人了，你還這樣小孩子氣，還買玩意哩！一笑

秋嵐 媽媽，我不是買的那些小泥人，小皮猴之類的東西，我買的這玩意，是很

好的禮物妹妹一定樂意的，你看……

秋嵐自衣包內取出一串很昂貴的項圈，意氣揚揚。

秋嵐 妹妹，你看這東西好不好？這是在上海頂有名的珠寶店裏買的。妹妹，送你玩吧！

蘭溪 很不自然的接在手中。哥哥，在我看這東西毫不需要，這只是那些闊綽的姨太太，小姐們帶的。我不佩帶這東西……

秋嵐 好妹妹！橫豎我已經買了，你收着玩吧！

丁夫人 他既是誠心誠意的給你買了，你就留下吧！也難爲他還想着這些！

蘭溪 只得留下，放在盒內，默而不語。

秋嵐 好壞留着吧！妹妹！……

丁夫人 站起我叫他們來弄飯給你吃，你和您妹妹在這裏談談吧。

丁夫人出。

蘭溪

起立欲走，嵐以身阻之。

秋嵐

妹妹，請你住一會，我說一句話，何苦你這樣的拒人呢？媽媽不是教我們

談談嗎？

蘭溪

哥哥，你要尊重些，你要知道我是你的妹妹！

秋嵐

帶着飄佛的樣子。難道我不知道你是我的妹妹嗎？你要知道，我們雖是

兄妹，但我們却不是一個血統的妹妹，請你稍坐。聽我說完我的一句話。

蘭溪

此時進退兩難，左右不安，只好低首坐下。你有什麼話，請快說吧！

秋嵐

妹妹，老實說了吧，這裏也沒有外人，我已覺得你是我的愛人了，你是我

的惟一的愛人！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靈魂！我願爲你的情僕，我好如一

個迷途的情丐，此來我願意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求你的保護，求你的愛

憐！我的妹妹！我的愛人！我的小姐！我的說不出！……萬分誠懇。

蘭溪 哥哥！哥哥！你瘋了？我是你的妹妹！你的妹妹！你要認清了我是你的妹妹！

……

秋嵐 小姐！愛人！妹妹！不要生氣，再聽我說一句，那麼縱是死了我也死得個乾

淨，明白。小姐！愛人！妹妹！清天白日，我何嘗發瘋？但是呵！呵！我的心苦，我說不

出！……呵！小姐！愛人！妹妹！我只知道愛你，我愛我可愛的女人，我的妹妹，

妹妹——不是——小姐！愛人！請你恕我，我知道強愛一個人是不道德的！

但是呀！呵！小姐！愛人！妹妹！請你救救孩子！……但是我的稚心已被愛的

火焰燒着了，我的血已爲愛的怒潮沸騰了！……我！于今的我呀！我只

是一個情丐！請你恕我！我的妹妹！我的愛人！爲了你！爲了你！……

蘭溪 哥哥！你不要糊塗，我是你的妹妹！而且我已身將屬人的人了！請你不

要說這些瘋話吧！這瘋話是會使我駭怕的！恐懼而且煩惱。

秋嵐

我不敢作你的哥哥，我不配作你的哥哥，我也不忍而且不願作你的哥哥！我是一個被愛燃燒着的狂人，我是一個被愛浸浴着的瘋人，我只願作你的一個隨身的情僕，我願把我的心獻在你的面前，我願把我的血流入你的肺腑！我願意，呵！我願意你裏頭有了我，我裏頭有了你，我倆搏聚成一個人！我的妹妹！我的愛人……欲前抱閩。

蘭溪

焦急而怕起身欲走。秋嵐扯住連，蘭溪向內呼「媽媽」欲嵐放手，閩溪逃去。

秋嵐

初則呆若木鷄，繼又躑躅徘徊。呵！我的愛人去了！我的妹妹去了！我不得愛我的愛人，我不得愛我的愛人……

秋嵐之小弟蔗生，背上小書包，由外踏入，天真爛漫的抱着秋嵐的腰。

秋嵐

仍不覺，揚首向上，作祈禱狀。小妹妹，你不能讓我愛你嗎？我的心呀！我

我……

蔗生 高聲叫喊，狀極惡怪。哥哥你回來了嗎？你，你怎麼着……

秋嵐 始覺生在旁，連忙答道。呵！弟弟我的弟弟，你下班了……呵！弟

弟！你暫且出去玩吧，我有些頭疼……

蔗生 哥哥！我要和你玩呢……哥哥，我要一個洋囡子玩呢……

秋嵐 仍仰首呆立如前，握蔗生之小手，坐在沙發上，凝視壁上掛的一幅辛夷花。呵！呵！辛

夷花呀！你可愛的辛夷花呀！你芳潔的辛夷花呀！你孤傲的辛夷花呀！你

你不容我愛你嗎？你爲何那樣的驕傲？你仗了你那鮮豔的美麗的姿態嗎？

……呵！我可愛的小姐，我可愛的愛人，我可愛的妹妹，妹妹呀！你也不容

我愛了麼？妹妹！愛人！小姐！一年來我海上飄泊的生活，苦極了！我孤獨的可

憐人，回到他的故鄉，找尋愛的安慰，原以爲這次的回歸，是喜悅的，滿意的，

蔗生 低語媽媽俺吃糖

丁夫人 以錢給蔗生，蔗生跑出。嵐兒，這次你回到家來，爲什麼不言不語的，好

像心裏什麼事似的？你也和你弟弟玩玩，或者和你妹妹談談……

秋嵐 我覺得有些頭疼，不願意再麻煩了！

丁夫人 頭疼嗎？憂愁狀。那末，你一定太累了！一路上車下車，走得乏了，

也該憩憩了，你去睡一覺吧，一會再起來吃飯。

秋嵐 不，不，我不想睡，我就在這裏坐坐。默然流淚，自己低語。呵！我呀！歸來此

次歸來！我究竟歸來是尋愛情呢，還是徒找苦惱……我！我爲什麼不能

但白的愛我的愛人！我爲什麼又不能公然的愛我的妹妹！難道這就是我

的末日到了？我難道于今就要受愛神的裁判！呵！呵！倒霉！該死！

丁夫人 驚極！嵐兒，什麼話？你剛說的些什麼話？你病了嗎？你，有什麼不如意

的事，我的寶貝兒，我總能幫你的忙！孩子！什麼事？你說……

桂香給丁夫人，秋嵐送茶上。

丁夫人 低聲 嵐兒，你喝一點茶吧……

秋嵐 默然不語。

丁夫人 着急 桂香，小姐呢？

桂香 小姐剛才出去啦……

秋嵐 仍低聲自語。咳！妹妹！你不要怪我！我不敢再向你唐突了！

丁夫人 狐疑 嵐兒，什麼話？怎麼你妹妹……

秋嵐 你不懂嗎？

丁夫人 我一點也不懂！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秋嵐 咳！不說吧！反正我的末日到了！

丁夫人

焦急萬狀。嵐兒，我的寶貝兒！什麼話？你病了嗎？你瘋了嗎？……或者

你覺得不舒服嗎？嵐兒怎麼在外頭漂蕩了一年，你竟變成這個樣子呢？嵐兒，我不願意看着你這種病狂的樣子！我的寶貝！……

秋嵐

母親，但願你不憂心，我並不是什麼瘋狂，也不是什麼病態，但是！……

呵！媽媽，我只覺得這樣乾枯的世界，這樣乏愛的宇宙，這樣沒有同情的社會，一個人在裏頭醉生夢死着；只一剎那的時光，呵！這一剎那的時光，便是人類生命的終結！……呵！可怕呀！在這一剎那的生命的時光中，一個人，爲什麼得不着一點同情的安慰？爲什麼得不着一點愛的浸潤？爲什麼人還要檢點形體，而顧全那吃人的禮數？呵！母親！我！……

丁夫人

越是焦急。嵐兒，我不懂，我一點也不懂，你說的什麼？你爲何傷心？……

秋嵐

是的，母親，你不懂，也或許你真是一點也不懂得！……但是，媽媽！我爲

什麼不能愛我的愛人我瘋了嗎？我狂了嗎？我墮落了嗎？……不！……不！……我將我的生命棄去！我將我的赤心拋去！我將我的熱血流出！爲着那一剎那間的享樂的時光！爲着金閨裏一刻值千金的春宵！爲着……呵！母親，我不說了！……我還說什麼呢！一切都將失敗了！……

丁夫人

帶出沒注意的樣子。桂香，你去叫人請先生去。

秋嵐

愈前阻之。不要！不要！不要！醫生！媽媽！醫生只能醫治我的身體，醫生不能醫治

我的心病！我狠明白，我沒有一點兒身體上的病症！媽媽，不要！……不！……不！……

丁夫人

無論如何，我想他一定能使你好的！……：

秋嵐

是的！她一定能使我好的！妹妹一定能使我好的。

丁夫人

桂香，你快去叫小姐去！……咳！

桂香出去了。

僕人 持名片上。太太，沈少爺來會見少爺哩。

秋嵐 請他這裏來吧！帶出不愉之色來。

丁夫人 燦兒這孩子來的很巧，快請……

僕人 是僕出。

沈燦氣貌軒昂，衣服樸素，有怡然可親之態。走進來的時候，態度很安詳。

沈燦 姨母好呀！轉向秋嵐。嵐哥回來了！向前握手。

丁夫人 燦兒，你來得很好，你嵐哥剛回來就病啦！你和他說說話，解解悶吧！我

去憩憩！丁夫人由內門走出，微嘆聲。

秋嵐 燦弟，你好！

沈燦 很好，嵐哥，你這次放假很早呵！可是我忘了，你几時來到的呀，嵐哥？

秋嵐

本來我們學校裏是很隨便的，不自然的一笑。不過我此次回家，是爲着

我的心，爲着我的愛，爲着我的情……呵！不，我是前天起身，今天到的。

沈燦

嵐哥，你在海上一定是很快樂的吧？我常聽朋友們說，上海風景優良，兼

以嵐哥的天才過人，名士生活，是多麼高尚的呀！我真羨慕得慌……

秋嵐

從懷裏掏出紙烟來，給沈一枝，沈不吸，嵐以火柴燃着，猛吸數口。燦弟，起初我

何嘗不是這樣想呢？就是我自己未去以前，也還是這樣想的。但是實事上

的教訓，却完全與起初的心願相違！燦弟，一年來海上的生活，只給我無量

的痛苦，無聊，與沈寂！我的生活，也不過是終日飲几杯波蘭地，威士忌，沈醉

在娼樓妓館裏消遣幾日罷了！我的朋友們見了，罵我是墮落了，但他們又

那知我的心情呢？燦弟，我這漂泊的生涯，是我的血淚和苦惱的結晶！我

的悲哀，又有誰知道呢？燦弟，你想一個失意的人，他怎能快樂呢……

沈燦 曾醒。嵐哥，我沒聽說你有什麼失意的事呀？

秋嵐 是的，沒有什麼失意的事，其實這不只你一個人是這樣想；即使是我的

母親，我的朋友，也都和你一樣的這般想……但是，但是不知什麼時候，

我這稚弱的心房中，已隱隱的受了一只愛箭！愛的烈焰燃燒着我的稚心！

……燦弟，我便爲了一個不自然的『愛』字而瘋狂了！……

沈燦 什麼事？我真不明白！我真不知道，你還愛……

秋嵐 是的，你不會知道的，你一定不會知道的一個人的失意，痛苦，無須與

他人細述！而且也沒有細述的必要！又是一陣慘笑。

此時蔗生由外入，手裏拿着糖，口裏吃着糖。

蔗生 燦哥，你也來啦，俺姊姊又出去啦！……

沈燦 握其雙手。小弟弟，你快放學了不？

蕉生 還有兩個星期呢！那天劉老師對俺說，今年冬天稍爲暖和，所以放學要

晚些。他說下一個星期，再過一個星期才放學呢！

秋嵐 小弟，你出去玩吧！蕉生跳着出去了。

沈癩 嵐哥，我從沒有聽見過你有什麼愛人，你可以把你的 Romance「羅曼

斯」告訴我嗎？

秋嵐 我知道你一定這樣想，但是，我現在是被棄的人了，是一個樂園之中的

被擯棄者呵！我雖聽得見園中的歡笑，但這歡笑不是我自己的！這歡笑

只能增長我的嫉妬與瘋狂！我雖聞得見園中愛的香氣，但這香氣也不是

我的，牠如刀劍似的刺傷了我的心！呵！呵！可憐呀！樂園中的一切，都不是

我的了！我的妹妹，我的愛人，她是那樂園中的妙舞翩翩的少女，但她已狠

心的把一個孤獨的漂泊者擯棄了！哎！哎！她又何憐于我？她又何憐于樂園

外的 一個悲傷的人呢？……：哎！我爲什麼不能愛我的愛人？我爲什麼

不能被我的愛人愛？又爲什麼愛的中間，還有一層薄膜？哎！我從此便是

一個苦戀的人！失戀的人了！任此一路，孤獨着，漂泊着，死葬在荒邱！淚下

沈燦

默然片刻。嵐哥，我一年來沒有見你，誰知你已變成這樣了呢？我真想不到，你竟會變成這樣悲憤的人！變成這樣失戀的人！嵐哥！你可以告訴我

的苦衷嗎？或者我能幫你的忙？……

秋嵐

呵！燦弟！一個瘋狂人，一個被愛神擯棄的人，更有何人見憐？而且更何必

求人的憐？哎！此時我已遍體受了愛箭的瘡傷，今生今世，已是如此的了，

我還說什麼呢？……：但也或許有人看着我，已走到墮落的路上去，燦弟，

你也或許見到我的墮落的狀態吧！從此我便墮落在世人所怕的黑深的

井裏！但我又總以爲黑暗中也可以找得快樂……：那時呵！那時呀！許多

的人都在罵我是個墮落的色情狂的病鬼！或者有人也要踐踏我到更黑暗更黑暗的臭井裏，但我在那裏也不妨享樂，也不妨消遣，這剎那間生命的時光！燦弟，到那時，你不要想着在此生此世還有一個活着的表哥吧！你只當他已死去了！永永的死去了！……又淚下。

沈燦 嵐哥，你爲何說出這樣傷心的話來呢？我想一個人只要有一線的路光，也可以走了過去而不致陷入黑暗的井中！一個人只要有一點生氣，也就不會走到死滅的境地去！嵐哥，你又何必自苦？前途遠大，來日方長，何苦這樣的自暴自棄呢？一個人得不着一個人的愛，不妨再尋別人的愛去；一個人失去了一個愛人，更不妨再去尋一個別的愛人！天下多美女子！……

秋嵐 一個人說話都會是很聰明的，但是教一個人去做事就未必有那樣聰明了！燦弟，你所說的話，我句句都認以爲是真理，但是有誰能照着那去做

呢？燦弟，你說的這些話，只不過是那些教育家，哲學家的論調，口頭上說說好聽吧！但我不能實行那些話的，因為我已爲情所苦，爲情所奴，我已不顧忌一切了！我還怕什麼呢？我只求快快的爲愛而死……

沈燦 我想我的話是對的。

秋嵐 是的，你的話是對的……對於那些未經過苦痛的人們是對的；但是對於一個飽經滄桑，遍體瘡痍的苦悶的青年，是一點效果也沒有的！

沈燦 一點效果也沒有嗎？嵐哥！你寧這樣輕輕的死去嗎？一個青年，一個有爲的青年！你竟將這樣的了却你的一生嗎？但我覺得這總不是一個青年人所當做的！

秋嵐 這樣的死去不是一個青年所當做的，那麼你要我奮鬥，掙扎嗎？好了，以後便是我的奮鬥，掙扎時期了！我將打破那愛之間的隔膜，我將打破禮

教的防範那樣，我可以得到愛的最後的勝利！我可以得到我的愛人！我可以取得愛情的王冠，榮寵的戴在我的頭上！我是一個戀愛的勝利者……

……

沈燦 但是嵐哥，如此說來，你願以武力征服你的愛人嗎？你願以強權佔有你的愛人嗎？……

秋嵐 願不得了！爲了不得已的心情，爲了不自然的人間，爲了苛虐的禮教，更爲了我這被燃燒着的心苗，一切都願不得了！哈哈！我將只有用手槍來取決我的愛情，取得我的愛人……作猶笑。

沈燦 這樣你不覺得殘酷嗎？面色悽慘。

秋嵐 中匣中取出手槍。呵！手槍！一只銳利的手槍！這便是我的生命！這便是我的心血！假使我不能戰勝了愛情，那麼我只好以此戰勝了我的生命！撫視再……

，復揣入懷中。呵！死在那裏，便葬在那裏呵！殘酷嗎？這不是我此時所欲願忘的！又是一陣苦笑。

沈燦

自語可怖的強人而愛呀……

秋嵐

但是爲着我的生命，爲着我的心血，使我不得不這樣做……然而我

到底還是真心愛她的人！

沈燦

我總覺得這似乎是不合人道的愛情……嵐哥，你竟願這樣取得你

的愛人嗎？作憐惜狀。

秋嵐

露出鄙夷的樣子。人道嗎？哈哈！人道只是那般道學先生們的口頭禪！一

個慾火燒着的青年，一個苦戀着的青年，一個眼見得不得其愛而死去的

青年，他那裏還管什麼人道不人道呢……

沈燦

那末，你所要求的愛情，只是肉的了！

秋嵐：什麼？靈？什麼又是肉？似乎這些都沒有和我說的必要！一個人當他靈肉衝動的時候，靈的部分要你向上，但肉的部分却處處使你墮下！我已是墮落的人了！我還管得什麼靈或肉呢？

沈燦：罷了！罷了！嵐哥，我但願你的成功……：……：喂，可笑極了，我們談了這些時，可是你那位愛人究竟是誰呢？

秋嵐：或者你日後可以知道的。

沈燦：猜想不已。米斯吳嗎？

秋嵐：不是，不要說啦！

沈燦：呵！呵！米斯徐？

秋嵐：不是，現出不耐煩的色來。

閩溪和桂香進。

桂香

沈少爺來啦！帶出親近的樣子來。

沈燦

向蘭溪點頭微笑。蘭妹，回來啦？

蘭溪

燦哥，你多時來的？

沈燦

來了好久了。我聽說嵐哥回來啦，所以我趕來看他。我倆已談好久了。

秋嵐

沒精打采的。妹妹，請你恕我！……

蘭低頭不語，桂香給他們酌茶。

秋嵐

妹妹，請你以後拿我當個病人看待吧！我還有什麼希望呢？我還能再活

几天呢？我已形將就墓的人了！我的一切都將完了！希望與理想，幸福和

光榮，唉！完了！完了！

蘭溪

正色向秋。請你不要說這些話吧，哥哥！請你再不要對我說這些廢話！你

要知道我是你的什麼人！我還是你的妹妹！你的妹妹呀！

沈燦此時略有悔色，露出不安的樣子來。俄而又皺眉看着秋風，此時關溪潑潑頷其首，示意于沈燦。

丁夫人 忽入呵呀，我不料想都回來了，我們吃飯吧，燦兒也一同在這裏吃吧，

天不早了！

自丁夫人依次入餐廳，沈燦居最後，低頭沈思。

沈燦 低聲自語。他也愛了她嗎？……不！……不！……

顫搖其首，表示疑信之情。

幕徐徐下

——第一幕完——

第二幕

佈景 沈燦的住室，有寫字台，沙發，風琴，書架等類。中門通內，右門向外。沈燦默坐

沙發上，目不轉睛的開看一本 *Romeo Ana Juliet* 羅密與朱麗葉的劇本。

蘭溪 驚惶的自外走入，悽慘的語調喊出。燦哥……

沈燦 蘭妹，這樣早你就起來啦，天氣不冷嗎？言時起身，注視蘭面。但是蘭妹，你

爲何這樣的驚惶？

蘭溪 哎！久病的人，也不覺得這些了！……坐在靠近沈燦的長椅上。

沈燦 蘭妹，你不要這樣吧！呵，或者你是不得已，但是，蘭妹，我很難過，我不願意

看見我的愛人這樣的悲哀！……走近蘭溪身邊，雙握其手。

蘭溪 嗚咽啜泣我怎能！……快樂呢！……

沈燦 蘭妹，不要太傻了！一個人得到了真純的愛情，那就是人生中的幸福，快樂……而且你還有什麼可以不快樂的事呢？我倆是這樣深深的愛着！

蘭溪 燦哥，愛情是幸福嗎？愛情是快樂嗎？這恐怕也未見得吧……但是，這也許是我的病態，我的不幸，我總覺得愛情的中間，含有一種說不出的苦素！

沈燦 是的，蘭妹，我也知道在愛情的中間是含有一種苦素的。但是你當曉得，吃得這種苦味的，才是真正幸福的人！才是真正快樂的人！

蘭溪 但是有一種人他專能破壞一種人的幸福！而且他還能使兩個不幸者發生痛苦……

沈燦 蘭妹，這是什麼話？我不懂得！你爲什麼忽然的說起這句話呢？爲什麼……

……難道有什麼人……！呵！莫非我倆這樣純潔的愛情，還發生了什麼危險，障礙不成……

蘭溪 危險嗎？障礙嗎？但是哥哥，移身更近沈燦。我到了如今，呵，如今，我實在不能再瞞你了！我不能不向你說明，哎！我的心呀！我的心碎了！哥哥，你只看看我的面色吧！言時面色蒼黃。我寄人籬下的痛苦，燦哥，你是知道的。我是她丁夫人的養女，你也是知道的。哎！這樣我的命運，便完全操在那自私自利而且帶着假面具的母親的手下！這還不說，但是丁秋嵐……言時咬緊牙關，身作寒戰。呵……

沈燦 驚疑狀。秋嵐怎麼？

蘭溪 面紅 秋嵐嗎？哎！昨天你沒見他那般瘋狂的樣子嗎？使我急得要死……
呵！……

沈燦 哎！我真不知道，他那種瘋狂的樣子，便是爲了你嗎？……怎麼？難道他不知道你是他的妹妹嗎？

蘭溪 燦哥，他那裡還顧及那些呢？他不過是一個色情狂吧了！他已經拿我看作他的……嗚咽呵！燦哥！我的前途更無希望了！我還有什麼呢？……我……我只……有一……死……死以報我的！……

哭得不能成聲，頭依沈燦肩上。

沈燦 亦悲極淚下！替蘭溪用絲巾揩去臉上淚痕，不覺自己的淚珠，又滴落蘭溪面上。妹妹！妹妹！你不要過于傷心啦！我很難過！妹妹！你相信我！我倆的愛情，是終不能被惡魔所破壞的！妹妹，你不要，不要再哭吧！……

蘭溪 仍嗚咽不止。不過，哥哥，我是在他家裏，我好如一隻被禁錮的小鳥，狹的籠將我禁起！這樣哥哥，這樣他們總會破壞我們的愛情！他們總會從我們

同陷于苦惱！……

沈燦 妹妹，請你放寬些心懷？難道我們的愛情，還怕有人來破壞嗎？妹妹，你當知道，在你我的心坎裏，却只有嵌着的你和我！別人的破壞，那是不成事的！況且，妹妹，無論什麼人，他也沒有破壞純潔的愛情的權力！妹妹，我實告訴你，自我初見妹妹，以至今日，自初戀，以至現在，妹妹，我那有一時忘了你呢？我更那有一時忘了我們以後的結果呢？妹妹，如固愛情是悲慘的，那麼我一定，是被犧牲的一個！妹妹，現在我是愛你的，永遠的，永遠的愛你，我知道你也是同樣的愛我！在我倆的中間，沒有半點的隔閡！妹妹，在我倆的中間，只有嗅着愛的香氣！我們還有什麼不了解的事呢？我們更那怕第三者的破壞嗎？

蘭溪哭倒在沈燦懷裏。

妹妹，我何嘗不是終夜思之呢？你的不幸，便也是我的不幸，妹妹，不要哭！不要哭！你既遭遇了不幸的環境，我們却不能這樣的夷然順受……妹妹，我們要我們的愛情去奮鬥！我們更要以人類的權力去征服了一切！

……妹妹，整顆淚滴蘭溪髮上。哎！我們的哭！我們的心！妹妹，你不要哭吧！

蘭溪 哥哥，我但願死在你的懷裏，即刻死在你的懷裏，哥哥，這樣也不枉了我們相愛一場……哥哥，即使現在不死，你看吧！哎！我以後的悲哀，痛苦，更是免不了自殺……哥哥，你想一個可憐的女人，于其死在不相干的家裏，何如死在愛人的面前呢？……哥哥，我願意立刻死去，這樣或可得到愛的光明……嗚咽幾不成聲。

沈燦 妹妹，這是那裏的話？你却不要這樣的傷心吧！妹妹，我們不是大好巨惡，我們也沒燒過斷頭的香，我相信愛神總不會使我們那樣的悲慘……

自殺……呵！幹不得！我們暫且忍耐着吧！……如果真個事實是那樣的，惡魔一步一步的驅迫着我們，使我們不得已，那麼，我們也只有走出這座愁城去！……

蘭溪 走出這座愁城去，是的。但是再走向那裏去呢？走到死神的腳下去嗎？

沈燦 妹妹，你爲什麼嗜好說這些沒興致的話呢？妹妹，走到死神的腳下去，那不是我們的願望！妹妹，我們是要脫離了這黑暗的髒地，去走向光明的處所！妹妹，走向光明的處所！……與奮

蘭溪 走嗎？脫離我那黑暗的不幸的家庭嗎？

沈燦 去到光明的處所！……

蘭溪 我沒有那樣的勇氣呀！

沈燦 你怕嗎？妹妹，不怕，有我呢！……我們同去，走出這吃人的魔窟，去向那

光明的處所！妹妹，走呀！走吧！

蘭溪 以絲巾揩去眼淚，微現有希望的樣子。那就是我們愛情的勝利嗎？……

沈燦 那便是我們愛情的勝利，真愛之勝利！

此時沈燦，蘭溪悲喜交集。互抱而吻。

蘭溪 真的勝利嗎？

沈燦 真的勝利呀！

蘭溪 那麼我們不至失望了嗎？

沈燦 我們不會失望的了！

蘭溪 我又怕我們都失望的命運了！……

沈燦 妹妹，什麼話？趨前擁抱。

絳香自外入。

桂香 小姐，太太打發我來教你回去呢！

蘭溪 回去嗎？

沈燦 教你回去嗎？

桂香 是的，教你小姐回去。

蘭溪 我不說嗎？我這不幸的命運，剛是心裏舒展了一點，于今又教回去了。

沈燦 妹妹，暫時回去也不打緊的，你不要再多心了。

桂香 是的，小姐回去看看再來。

蘭溪 起立，仍是依依不捨的樣子。燦哥，那麼我先回去了，你且不要我們最後的

勝利呀！……臨去時仍是一步一頭的回頭沈燦。

沈燦 妹妹，你放心的去吧！自己呆呆的若有所思。

蘭溪同桂香下。

沈燦 呵！去了！蘭妹去了！去到她那黑暗的魔窟裏！呵！上帝！但願離此苦海，去
到那美麗的香村去。

劉仲英上，從身後以手掩沈燦口。

沈燦 誰呀！蘭妹你又回來了嗎？

劉仲英 ……………

沈燦 蘭妹，你又小孩子似的胡纏了，放開手！……………

劉仲英 ……………

沈燦 好妹妹的，你放開手吧！放開手我還有話和你說呢！不然，……………我把你
的手指放我口中去！……………

劉仲英 竊笑，仍不回答。

沈燦 妹妹，我生氣了！你不嗎？往香先走了嗎？你爲何走走又來了呢？好妹妹！……………

劉仲英 這裏那有你的蘭妹？你猜我是誰？……

沈燦 知其聲爲劉，乃益以手撥開仲英手。原來是你，真 *Non-sense*！把我好悶！可

是老劉，你什麼時候來的？

劉仲英 我剛從外邊進來，可是聽說了嵐秋回來了，你見他來沒有？他的精神怎樣？

沈燦 聽到秋嵐兩字，興致頓衰，只暫作酬答。是的，他是昨天回來的。

劉仲英 怎麼，燦弟你怎不高興？

沈燦 我沒什麼不高興。

劉仲英 好啊，老朋友們到一塊談談呢！聽說秋嵐在上海鬧得很壞很墮落，有些朋友都已和他絕交了！這些事你該聽說了吧？

沈燦 不耐煩的樣子。誰還管到他去哩！最好我們不談這些話，不討論這些沒

意識的問題吧。

劉仲英 沒意識嗎？我總覺得好好的，一個青年，平白的墮落了，是很可惜的！尤其是一個相識的朋友呀！一個相識的朋友，無端的墮落了，這能不令人起今昔之感嗎？我常是會想，好好的青年，怎麼無端的就會是墮落了？所以我很覺得這個問題是有討論的必要的。

沈燦 可惜嗎？一個人的墮落，總是一個人有所自取！關於這些，我倒沒有為他們憐惜的心情；這並不是說我的苛刻，我的冷淡，老劉，你想，為什麼一個青年，偏偏甘于墮落呢？

劉仲英 但是回想起我們從前作同學的時候來，秋嵐是那樣的孤芳自賞，那樣的鄙夷一切，那樣的侃侃而論，高談雄辯的，幾乎滿座為之驚絕；那又何嘗不是男完志士，英勇有為的呢？然而這才幾天的功夫，一個有為的青年，

竟會墮落到這步田地……

沈燦 還說什麼那些往事呢！他已經成了個色情狂了！他已經成了個浪人

了！他會將變成個厲鬼……

劉仲英 聽說他已經走到那戀愛的歧途上去了！本來是純潔的戀愛是很容易的！尤其是在我們貴國的社會裏，青年人往往會走錯了路，甚至還有走到自殺的路上去的！呵呀！真是危險得很，不料于今的秋嵐，他也竟會走到這條路上去，爲之惋惜不止。

沈燦 戀愛嗎？實在的秋嵐還說不到戀愛上去，他怕要沾污了這神聖的戀愛兩個大字！秋嵐哈哈秋嵐，他只不過是個色情狂的精神病者吧！他只不過是獸性的肉慾的衝動吧了，言時又帶誇張的情調，又帶惋惜的情調。他，呵，他還會……

劉仲英 他還會怎麼？

沈燦：只這些就夠了！

劉仲英：本來這個問題是很難解決的！我常說，現代中國的青年，都感着了戀愛的苦悶，這竟真是中國青年的時代病！這不是我們的光榮，這正是我們的污辱之點！固然我們要承認人生是爲愛的，我們也自當承認戀愛的價值，不過在我總以爲是，于今中國的一般男女青年，根本還不到講戀愛的程度，這也不是我故意的小看我們的青年……而且豈只是我們的青年嗎？即便是我們的學者也還未能給與我們一個正確的解答呢！究竟戀愛是靈的呢，還是肉的，或者是靈肉一致的？我們很難以武斷！但是可惜以秋嵐那樣英明果斷的人，他也竟會一錯再錯到這步田地！燦弟！你說我們的青年果夠戀愛的程度嗎？

沈燦：對的，你的話是對的。沒精打采的漫應着。

劉仲英 但是他所愛的是那位女士，你也有所隱聞嗎？

沈燦 我們還是不說這些吧！我很痛心！讓我們談些別的吧……秋嵐已
是不可救藥的人了！

劉仲英 我們就這樣的坐視而不救嗎？恐怕于心不忍的吧！

沈燦 但是我們沒有救他的聖力！一個自求墮落的人是誰也沒有救他的完
了！完了！黑了！關乎秋嵐的一切都將完了！

劉仲英 總是沒有想到，連睡夢也不會想到，一位多年的老朋友竟會墮落到
這步田地！唉！可憐！一個青年……作深惜狀。

沈燦 可是仲英，我問你一件事，你不說你在北鄉裏有一家親戚嗎？

劉仲英 是的，有家親戚，就是張子豐呵，那是俺表哥，你也或許認識他的，你忽
然問起這事幹什麼？

沈燦 我因爲過幾天預備有事要到北鄉去住，請你寫封信給張先生，託他在鄉間替我找個住處。

劉仲英 你有什麼事情要到北鄉去呢？
沈燦 以後你自然會知道的。

劉仲英 那麼你的米斯丁呢？

沈燦 老劉，你又是胡鬧了！請你給我寫信吧！

劉仲英 燦弟，你豈不知道，無論什麼事，總得師出有名！我們的先師孔子也說過：『名不正，則言不順，必也正名乎！』的話。所以你要到北鄉去，我總得問個明白，究竟你爲什麼要到北鄉去呢？哈哈！哈哈！你又說我胡鬧了。

沈燦 我很樂意過那鄉村的自然生活，終日傢遨遊山林，飽餐風景，倒還是藝術家之本真！

劉仲英 哈哈！欺人之談！欺人之談！天下沒有樂意拋棄了他的愛人，而去到鄉

間過那枯燥的生活的人，你也不要撒謊，這一定……

沈燦 仲英哥，你不要胡鬧了，你權算救我這一回吧！我一定要到北鄉去的，因

爲我有着不得已的事情，請你給我寫信吧！仲英哥！你還教我說什麼？

劉仲英 正色到底，你爲什麼要走？要離去你的故鄉，而到那荒涼的遼遠的北

鄉去呢？你告訴我……

沈燦 仲英，請你不要問吧！仲英，我們不是知交嗎？我們不是相處數年了嗎？我

現在如一個石沈大海的人，你不能救我嗎？你不能助我一臂之力嗎？你忍

心看着我將好端端的石沈大海裏去嗎？……仲英，你救我這一回吧！不

然，我便會死去！我的不幸的命運已驅策着我走上漂泊之路，死神將一步

一步的來扣我的沈寂之門！聲音是那般的剝啄，威勢是那般的嚴厲！聽呀！

但是仲英，你已是幸運的人了！你已是快樂的人了！仲英，我求你，求你，爲了你的幸運和快樂，你救我這一回吧！我的事已經到了緊急的關頭，你救我！救我！救我！或者我到了北鄉會告訴你我的消息的！你………作懇求狀。

劉仲英 燦弟，你不要這樣的性急，我剛才不過和你鬧着玩吧了！自是你有不得已的情形，我還有不幫助你的嗎？那麼我這就寫信，我囑託張先生和你找房子好了。

沈燦 仲英，我只有求你的玉成了！那麼我謝謝你，請你現在就寫信吧！

劉仲英坐在寫字台前寫信，沈燦默坐不語。此時燦父沈明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年人——手持烟管，行態露出一種舊式官僚的習氣來，自中門走入，燦起立讓坐。

沈明理 見劉點頭。劉先生來啦！

劉仲英 起立回禮。老伯好啊！

沈明理 和顏悅色的。好啊！你們是放假嗎？今天天氣很冷。

劉仲英 是的，天氣很冷呢！

沈明理 向內 倒茶來！僕內應。

僕人送茶由內出，將茶各送至劉，沈，燦三人面前，然後復由後門出。

沈燦 爸爸，今天沒有出去嗎？天氣太冷了！可是我聽說爸爸要辦什麼籌賑會？

沈明理 那哩，這全是余四爺，昨天他來邀我作這件美事！我也不過是打算着

捐上幾千塊錢，以表明我的意思就是了。

沈燦 這總不是根本的辦法，爸爸。你縱然捐上幾千幾萬，那些窮人恐怕仍是

餓死的餓死，凍死的凍死，那是無濟于事的。我常想，這樣的賑捐，只不過是

紳士們的沽名釣譽吧了，那有拿了當真事辦的？而且他們還是要拿了窮

人當招牌，去讓那些無賴敲竹槓的！我說這話對嗎，爸爸？

沈明理 點首你這話是很有道理的，我也知道他們的劣跡，不過我總爲着余四爺的面子，不得不出來應酬應酬就是了。照我自己的意思，我還是想着捨幾百身棉衣給那些窮人，你看這樣如何呢，燦兒？

沈燦 我很敬服爸爸的這種計畫！

沈明理 劉先生以爲如何？

劉仲英 伯伯這樣辦法很好！這樣一來，那些窮人們就可以直接得受你老人家的恩惠了。

沈明理 得意非凡。哈哈！哈哈！就這樣辦就是了！就這樣辦就是了！燦兒，這樣不致再有弊端嗎？

沈燦 自然，這樣是不會再有什麼弊端的了。

沈明理 燃鬚微笑，狀極得意。好，拿定主意，就這樣就是了。

劉仲英 將信寫完，交給沈燦。信已寫完了，你今天寄去就行，我要走了。轉向沈明

理。老伯，我要回去了，再見。

沈明理 慌的什麼？不妨再坐一坐玩玩。

劉仲英 老伯，再見吧，我還有點小事。出

沈明理 燦兒，我還有一件事和你談談，現在你也不算小年紀的人了，俗語說

男大當娶，女大當嫁，所以你的婚姻事也該辦了。不過我從前和你談到這

一層的時候，你總是說不急，以後再說；你要知道老人家的心理是抱孫心

切，不能再就誤了！不能再就誤了！況且以我們這種仕宦之家而說，你早就

該娶親啦，等到二十幾歲，豈不教人家笑話？可是因為你求學心勝，所以我

也不便于違了你的意思，一直就誤到如今！但是我們還能再就誤下去嗎？

沈燦 爸爸，我不早就說過了嗎？在求學時期中，是不宜手結婚的！還有沒愛情

的結婚，是一件罪惡！我現在可以表明一句話，假使沒有愛情，那麼我甯死也不願意做那種不人道的，傀儡式的婚姻！……

沈明理 你們年青人的意思，我都明白；至于你的目的，我也贊成。我雖不是一個新派人物，但是我還不至于極端的守舊，所以你說沒有愛情的婚姻，那是連我也不願爲你辦的。總之，燦兒，你放心吧，關於你的婚姻事，我總不能教你不如意！我決不能給你定一個素不相識的人，或者不如你的人！……燦兒，你看你丁表妹怎麼樣？我看她很好，還不像普通一般女子似的那樣的放蕩，你母親在日，就催我給你定婚，我總因爲是你的事，所以要取得你的同意，我才好意思辦。……

沈燦

暗作喜狀，低頭不語。

沈明理

你看着怎麼樣？燦兒，說罷，你看着怎麼樣？我以爲蘭溪那孩子，那樣也

都配得上你，你們也常見面；況且她也已經中學畢業了。而且咱和她家還是親戚，親上加親，當然兩家的感情，以後也會更好的。

沈燦 爸爸，我總覺得太早，我現在這一切都不能自立，那能就要起家室？再說我還預備去到外國留幾年學呢！……

沈明理 不要再違拗了，我總是先給你定下，以完我老人之念。至于結婚遲些，也可以的。

沈燦 面紅不語。

沈明理 燦兒，怎麼樣？你說！……

沈燦 爸爸，既是如此，我也沒有什麼反抗的意思，那麼就請爸爸看着辦吧！心

中已暗允其意。

沈明理 這樣才好，好啦，就這樣定下吧！哎，這也算完了我一條子大心事，這是

終身大事呀！

僕人

持名片上。老爺，余四爺來啦！

沈明理

回視左右。請他這裏來吧！僕下

沈燦

起立欲出，明理留之。

沈明理

不要走，這有什麼？余四爺是咱家的世交，並不是外人，你也可以見見

他。而且我還要請他去到了家說媒去呢！你不要出去，在這裏坐坐吧。

余四爺上，是一個同沈明理一樣的舊式官僚，衣服華麗，舉動做樣。

余四爺

明理，多日沒見了，哈哈！哈哈！

沈明理

四爺發福了，請坐！聽說你到天津去，咳！我說這些日沒有見面！

余四爺

是的，前幾天是爲了辦賑災的事情，到了天津去一踰。

沈明理

咳！趕不上趕不上！你真是一位熱心的慈善家了。

余四爺 又蒙你過獎了！指沈燦。這位是令郎？……

沈明理 是的，我沒有介紹，忘記了，哈哈！願祝沈燦，指着余四爺。這是你余老伯！

沈燦 周旋後仍坐原處。

余四爺 果然是少年英俊，真乃父之子也！哈哈！

沈明理 過獎！過獎！

余四爺 這想必是令郎的書室了？

沈明理 是的，我正在這裏和小孩談話，聽說老兄來啦，所以就請這裏來了。

余四爺 明理，你的捐數，我已給你寫上了，你捐上三千吧！……

沈明理 既已寫上，萬無方命之理，那麼只有遵命就是了！哈哈！

余四爺 我知道你向來是熱心捐助本會的。本會的定章是：捐洋一千元以上

的，由督軍贈一匾額，捐洋三千元以上的，由大總統賜一褒獎的匾額，所以

我替老兄寫上了三千，叫你弄一塊大總統的匾額掛掛不好嗎？哈哈！

沈明理 多謝多謝！好極啦！……可是今天你既來了，不能讓你空空的回去，

我還有件事要求你呢！小兒的婚事，還要請你代勞作伐呢！

余四爺 誰家的姑娘？

沈明理 就是丁家，丁蘭溪呀！從前我們兩家久有此意，現在只求老兄去一說，

事就成了。

余四爺 好，我倒願作冰人！顯燦到是一對完璧世兄，若是成了，要謝我冰人呀！

沈燦 低頭，微笑不語。

沈明理 那是當然的，如若事情成了，小弟當率子親登貴府叩謝呢！

余四爺 哈哈！哈哈！

沈明理 務請老兄早去！

余四爺 今天來拜訪你，無意之中，竟作了令郎夫婦的月老哈哈！哈哈！

沈明理 費心！……費心！……

余四爺 那麼我要回去啦，所託之事，自當盡力爲之，下星期即可報命。

沈明理 多謝！多謝！不再坐談一會啦嗎？

余走出，沈送出，燦亦起立送出，繼又回歸室內。

沈燦 我和蘭妹純潔的愛情，自此不是又加了一層禮教的儀式嗎？

其時桂香匆匆上，驚惶失措，手持一信。

桂香 沈少爺，小姐的信！

沈燦 桂香，你多時來的？接信拆看。

桂香 我來的時候，這裏有客，客走了，我才敢進來的呢！少爺，信上寫的什麼？

我不認字，少爺說給我聽聽吧！怎麼小姐寫信的時候，不住的哭呢？你看那

第二幕

佈景 如第一幕

時間 與第一幕相隔數週。

屋裏的光線暗淡，大約是傍晚的黃昏時候了。秋嵐是照樣的瘋狂般的躺身在椅子上。臉色蒼黃，形容憔悴，奄奄一息，神魂不定。丁夫人手拿藥物之類的東西走進。

丁夫人 嵐兒，這時你覺得怎樣了？還是難受嗎？還是心跳嗎？……我剛才問

問先生，先生說吃一點定心的藥就好了。

秋嵐 媽媽，不用！……藥物又該怎樣呢？那就能教我不心跳了嗎？……

丁夫人 好孩子，吃一點總是好的，先生的話是不會錯的，王先生也是咱這裏

出名的醫生！……這是你父親在四川做官的時候，人家送給的，上等好

肉桂，吃一點，定定神，養養氣，那就好！……嵐兒，不要和你媽媽違拗！……

秋嵐 媽媽，我不是要和媽媽違拗，實在的，我一點也不用肉桂就能教我心

跳了嗎？……

丁夫人 你這孩子就是慣會這樣，不吃藥就會好了病啦嗎？……孩子，好孩

子，起來吃一點！……

秋嵐 媽媽，說什麼我也是不吃的！……藥物只能醫治我的身，牠不能醫治

我的心！……媽媽，我很心疼，我不用吃藥！……

丁夫人 這藥是定心的！……好孩子，起來吃一點，媽媽不會哄你的！……

起來，快着起來吃一點，好孩子！……

秋嵐 不耐煩。不吃呢！不吃呢！……老是囉哩！這苦的東西，我吃了有什麼好

處？……媽媽！……我的心疼！……

丁夫人 孩子，這倒怎麼好呢？一面喊着心疼，一面又不願吃藥！難道就這樣的

病下去嗎？…… 哎！天啦！…… 孩子，就要教我失望嗎？

秋嵐 失望嗎？媽媽，你失望嗎？倒可不必…… 一個墮落的兒子，有什麼失望的！……

丁夫人 兒呀！你這是說的什麼話呀？我不懂得你！你…… 難道……

秋嵐 什麼話？這是很平易的話！…… 一個墮落的兒子，實在沒有失望的！

呵！你不懂得嗎？…… 媽媽？你不懂得嗎？……

丁夫人 我不懂得，我不懂得這些鬼話！…… 但是，孩子，我拉把你這樣大不

易呀！……

秋嵐 媽媽，我很痛心！不易！不易！…… 呵！實在不易！比我的不得愛她尤爲不

易！……

丁夫人 什麼話？孩子，告訴我！……什麼她！……呵！孩子，告訴我！……

秋嵐 平易的話！平易的話！……她呀！就是她呀！我不說！我不說！

丁夫人 孩子，孩子，你着魔了嗎？爲什麼爲什麼呀？孩子，告訴我！……

秋嵐 但是，媽媽，你將失望了！……我很痛心！……媽媽！……

丁夫人 兒呀！什麼事？究竟什麼事？教你這樣痛心的呢？孩子！好孩子！告訴我！……

……

秋嵐 我將告訴你什麼呢？一個墮落的兒子？我有什麼話能告訴你呢？我有什

麼話來告訴你呢？……真的，媽媽，我將告訴你些什麼？……呵呀！我的

心疼！我的心疼！我的心疼得很！……

丁夫人 兒呀！我的孩子，你不是要教你的媽媽心碎了嗎？你不是要教你的媽

媽腸斷了嗎？……兒呀！什麼事？……

秋嵐 什麼事？媽媽！失望了！失望了！你也失望了！我也失望了！一切都失望了！只有

失望！只有失望！你也是失望！吾也是失望！失望的圈子已套上了我！失望的鎖鍊已套上了我！還有什麼呢！還有什麼呢！真的還有什麼呢！媽媽，你要我

告訴你什麼？告訴你失望嗎？……

丁夫人 不料想呀！不料想了！……孩子，什麼事教你這樣的傷心呢？什麼事

教你這樣的難過呀！孩子！好孩子！告訴我什麼？……

秋嵐 媽媽，告訴你，告訴你什麼？……失望嗎？不能的！不能的！失望是不應當

告訴人說的！尤其是！不應當告訴我的媽媽呵！呵！媽媽！什麼？……

丁夫人 這倒怎麼好呢！一個孩子落到這步田地呵！孩子！你不怕我傷心嗎？……

秋嵐 傷心嗎？……心是早已就傷了！被摧殘的，我這一顆被摧殘的稚心呀！

他是早已就傷了的！傷了，傷了，牠被薔薇花刺傷了！牠被愛箭射傷了！……

……傷了傷了！……媽媽！……失望！失望！……

丁夫人 孩子，難道你就只會說這些嗎？你爲何不說別的話呢？……

秋嵐 這還不夠嗎？還要什麼？還要什麼呢？媽媽！還要我說嗎？……呵！傷了傷了！

了！……呵！失望！失望！……

丁夫人 孩子，不用說這些了！你再不要說這些了！我害怕！我怕這些話！牠好如

猛虎！牠好如惡狼！牠好如蝥蟄！牠說我害怕！我害怕！不要再說這些了！兒呀！

我很……

秋嵐 害怕嗎？……不說這些嗎？……呵！你教我說什麼呢？……媽媽！媽

媽！

丁夫人 兒呀！你就會這樣的病下去不成？你不教我兒失望了嗎？你知道我對

你的希望，是多麼深重呀！呵！孩子！你要我完全失望了嗎？你是我惟一的愛

子呵！我的寶貝！我的寶貝！我是這樣的厚望着你兒呀！

秋嵐 唯一的愛子嗎？寶貝……呵！媽媽！我很心疼！你希望我深重嗎……

……深重嗎？但是，媽媽，失望了！失望了！我是一個墮落的兒子！我呵！媽媽……

丁夫人 孩子，兒呀！我的寶貝！我的寶貝！怎麼又說着這話呢……

秋嵐 說什麼呀？媽媽？你教我說什麼呀……不教我說失望嗎？不教我說墮

落嗎？但是，但是，媽媽，說什麼呢……呵！我是你的唯一的愛子！我是你的

寶貝……

丁夫人 哎！是的是的！不錯！一點也不錯！你是我的唯一的愛子！你是我的小寶

貝！孩子！嵐兒！我的好孩子！你要知道，我告訴你！聽着！偎近秋嵐身旁。我告訴

你！孩子！自從你父親去世以後，只有你是我終日盼望着的明星！孩子！這

是何等的重大呀！你是我唯一的終日盼望着的明星！孩子！我的寶貝！你

還要知道，你的弟弟年紀尙少！噢！小極啦！他只有會囓着買糖吃！小極啦！你沒見嗎？是的，你已見了孩子，你的弟弟他年紀還很小……但是，但是，孩子，你想我們這樣的仕宦人家呵！高尙呀！一個仕宦人家！難道，呵！孩子，你聽着，說着又靠近秋風，但秋風已飄不知所，煩悶不堪的了。我們這樣的仕宦人家，還能就這樣的衰落下去不成呵！孩子！我望着你。我實望着你，望你成家立業！兒呀！我的寶貝！望你成家立業，好能繼續下去我們的家風！孩子，你聽着，我給你妹妹定婚後，也就要和你定婚了……孩子，怎麼……

秋風

此時痛心已極。媽媽，我的親愛的媽媽，假使你還愛你的兒子，那麼，那麼

你不要說這些吧！我的心疼！我的心疼！呵呀！我的心已碎了！我的肝腸斷了！
媽媽！救救孩子吧！……

了夫人 孩子！孩子！這又會怎麼着？怎麼對你說不了幾句話的，就要是這個樣

子呢？孩子！孩子！告訴我究竟你有什麼不如意的事！

秋嵐 媽媽，我還說什麼呢？我還有什麼可說呢？我死了吧！我死了吧！倒不如

我早些死了的乾淨呵！我還有什麼可說的？

丁夫人 孩子，你不要媽媽了嗎？你爲甚儘着這樣的呢？你不教媽媽傷心嗎？孩

子！我的寶貝！告訴我究竟有誰欺負着你，使你這樣的難過？告訴我吧！我的

寶貝！

秋嵐 我有什麼可以告訴你的話呢？我已經是這個樣子了！看，我已是快死的

人了！呵！死了吧！死了吧！快死了吧！死了到還乾淨！

丁夫人 淚濺漣漣。孩子愛兒！我的寶貝！你輕輕的，要放穩重些！孩子，你不要這

個樣子，這樣子教我害怕，我不忍看你這個樣子！孩子！你是病了！病得不輕！

我總當想法子替你治好了病！

秋嵐 我病了嗎？媽媽，病得不輕嗎？呵！呵！要想法子替我治好了病嗎？哈哈！笑話！

丁夫人 怎麼又是笑話？莫非爲娘的還有不盡心的嗎？是呀！孩子，這是爲娘的責任，總得想法給她的愛子治好了病！這是真的呀！孩子！難道你又不信？你
有什麼不如意的事，說吧！好孩子，說吧！或者你有什麼不好，那麼也說吧，好
孩子，快些說吧！……你還必待要急炸了爲娘的心肝嗎？

秋嵐 但是媽媽！……欲說又止，放聲大哭。

丁夫人 怎麼又怎麼啦？爲什麼想說不說的？爲什麼又要哭起來了呢？孩子，說
吧，孩子！……兒子在母親的面前，應當沒有可以隱諱的事，孩子，好孩子，說
快快的說吧！……而且這還有什麼說不出口來的話呢？

此時閨溪敞從窗下走過，聽見屋裏正是他們母子在談話，途隱居窗外竊聽。天黑，屋
裏的燈火已經點起。由窗外望，院中黃昏，樹影隱下，驟然可見到閨溪子然獨立。

秋嵐

呵！躊躇狀。媽媽……：

丁夫人

說呀！快說，孩子。怎麼又止住啦呢？放心吧！沒有什麼，在母親的面前，還

有什麼說不出來的話呢？說吧，快說，能說多麼快便說多麼快，我一定可以教你心滿意足的。

秋嵐

說嗎？媽媽，要我說嗎？但是我又有不忍說了！呵！罪過的我呀！不爭氣的

我呀！我竟真不如一隻猛獸！我還說什麼？不說吧！不說吧！

丁夫人

小孩子作事就是慣會這個樣子，前走走，後倒倒的！你說就行了，又何

必這樣的想說不說的呢？我不是已經告訴你說，在母親的面前還有什麼隱諱的事？還有什麼說不出口來的話呢？

秋嵐

媽媽，我自己的罪孽已經作夠了，你還要逼迫着我來作個罪人嗎？呵！

我呀！我呀！不說吧，還是不說的好些！

丁夫人 孩子，我的兒，你不說吧！我的心急壞了！不然我也會成了病的人了！索性都死了吧！都死了的，倒覺更是乾淨！……

秋嵐 媽媽，我悔過了！

丁夫人 這又是什麼話呀？……不說吧！好好！倒也乾淨！索性都死了吧！

秋嵐 媽媽，我不忍看着你爲了你的不爭氣的兒子這樣悲傷！樣你不是更教我罪大惡極了嗎？

丁夫人 死了吧！死了吧！索性都死了吧！反正你的事也不會告訴我說！……

秋嵐 我說了！我說了，媽媽！我決意要說了！我發誓我是要說了！我不顧我的道德，我更不問什麼是罪惡了！反正我已是不爭氣的人！丁！我已不是父母的不肖的兒子！我還管什麼呢？說了吧！說了吧！說了快活！爲了我的情，爲了我的愛，爲了我的墮落，爲了我的不爭氣，我什麼都不顧了！但是，呵！天啦！天啦！我

還成一個的什麼人呢？罪大惡極的呀！罪大惡極的呀！父母的不肖兒子！人類的敗類，我一切都完了！完了！……

丁夫人：是呀！還是這呀！這才是好孩子呢！這才不教當父母的爲難呢！說吧！快說，好孩子！

秋嵐：咬緊牙關。哎！我說了！吧！媽媽！媽媽！你要知道，我的病，我的病，並且是我的病源呀！……却只有是在蘭……妹……一人……身上……

丁夫人：怎麼說我的兒！我兒！這是什麼話！……你……你……真的！你瘋了嗎！……

秋嵐：瘋了嗎！哈哈！瘋了嗎！

丁夫人：你是什麼意思？怎麼還在……你的……蘭……妹妹呢……

秋嵐：瘋了嗎！哈哈！瘋了嗎！……呵！蘭妹，說了還是如此，說了還是等于不說！

……

丁夫人 兒呀！這話不是輕于可說的！這話可真個不是玩的！難道你不怕……

秋嵐 怕！怕！怕！……怕什麼……

丁夫人 怕什麼？孩子！我的孩子，你不怕人家的笑話嗎……

秋嵐 笑話哈哈！笑話！才真是笑話呢！怕什麼？我還怕什麼？現在我已將死

的人了！我還怕的什麼……或者有人要罵我是色情狂的病者！或者要

有人罵我是墮落的不要臉的人，或者也有人罵我如洪水如猛獸！但我

都不去管他，因為我已快死的人了，人間的榮辱何干于我呢？人間的毀

譽何干于我呢？人間的攻擊或崇拜又何干于我呢？我已是不久于人世

人了，這一些東西將何有于我？我那還有閒工夫來管得這一些束縛嵌

制？我更那有烏功夫來管得這一些束縛嵌制……怕哈哈！怕嗎？我還

怕什麼？……

丁夫人 阻之不要說吧！兒呀，不要再說這些廢話了！……

秋嵐 廢話？！這才是我的肺腑之話呢！這話不說還說什麼？此時不說還說什麼？說吧！說吧！都說了出來！趁我還生着的時做，嚼斷我的牙根，有話都說出來！……

此時蘭溪在外聽着，早已不寒而慄！面若死灰，形如木鷄，且又時從其眉間目上，流露出一種奮恨可憐之狀。悲哀之極，亦不覺涼風陣陣自其耳邊刮過，只凝神佇立聽之。

丁夫人 兒呀！這都是些什麼話呀！……

秋嵐 嚼斷牙根，有話都說出來！呵！說吧！我還怕什麼？媽媽！起立我已沾辱了你們的門庭！我已成了你家的不肖兒孫！媽媽，說吧！丁氏之族，出了我這不肖的敗子，也算是丁家的大不幸了！……媽媽，像我這樣的人，便是死後，怕也有人要唾罵于我的坟前！……呵！一個人，一個人愛了他的非血族

的妹妹，這在禮教上，我是知道的，並且我還很清楚的知道，這已是不道德的事了！這已是罪不容誅的大逆不道了！便是我的朋友，我知己，我的母親，他們聽了也會唾我幾口！我的妹妹聽了，或許更咬我幾口也不算事！……呵！呵！我墮落了！我的身心于今已是遍染了污漬，恐怕我跳到王水裏也已洗不清了！呵！我的心已片片的碎裂無餘！……這是誰的過呀？……然而我的感情，牠已使我不能再顧忌到這些了！我已不能再在這禮教之社會裏，苟全此身！但是媽媽，丁夫人，已莫知所措了。此時我對着愛我的媽媽，我不能不說了！我不能再隱了！我竟如跪在一個暗室裏，向着神靈哭訴我的懺悔！我的心呀！這才是我的真心！我心中的隱痛！使我將趨于死亡！……我不知爲了什麼，我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爲始，我一見了她，我便生愛！愛之火已燃了，愛焰將日見其高！……我愛了我的蘭妹，不，我不配

釋她爲我的妹妹，我應說我自從愛了關溪小姐，我但願死在她的懷裏，死在她的胸前，死在她的脚下，使我死後還能聞着她的髮香，感着她的胸膈的震動，聽着她那輕輕而紆徐的脚步，又將從我的屍畔，走向誰人的面前去！……一年來海上的漂泊，使我無時不想念她，我真不知我應當怎樣的愛她！于今呵媽媽，于今我已忍不住我的苦情，我只得早早的回到我的故鄉來，來尋找我的愛人，我的妹妹！但是于今呢呵于今她已築就了禮教的鐵牆，緊臨了我，嚴阻了我，這牆呀，這牆她不讓我逾越！因此我竟不得愛我的愛人，我的情人……我不料想，真的我竟不料想，她不解我的苦衷，她不明了我的赤心，她竟教我不得愛她……阿呵！我苦悶極了！我可憐到萬分！……但是，但是，我能這樣的下去嗎？……如果不能取得了我的愛情，我便以我的生命來犧牲在愛情的脚下……

丁夫人，神魂不甯，急得要死的樣子。呵！呵！這是什麼話？有這樣的事嗎？孩子！我的兒，你也不怕人家罵你是畜牲嗎？你也不怕……

秋嵐 怕！怕！怕！生命都不是我所寶貴的了，我還怕什麼呢？……假使還有半點的懼怕存在我的心中，那麼我也早沒有這些痴想妄想了！算了！算了！媽媽，你以後只當沒有這個兒子吧！你讓我自己去吧！……

丁夫人 但是兒呀，我可捨不得那樣辦呀！……那不是要我的命嗎？……秋嵐 仍是瘋狂般的牢牢叨叨的說着。你不覺得我已是將死的人了嗎？媽媽，你莫

非還拿我當你的兒子看待？你莫非以爲我還是一個活人？呵！算了！算了！這還有什麼捨不得呢？……媽媽，我不能如你的希望，我已沾辱了你家的門庭！媽媽，你不罵我嗎？你不恨我嗎？你不怕爲了我，你也要分得罵名嗎？算了！算了！不要拿我當你的兒子了！我已是罪惡的人了！……

丁夫人 兒呀！你恨我死的不快嗎？你只這說的說了下去，你要我立刻死在你的面前嗎？……丁夫人俯案而哭，聲音隱隱可聞，似乎還像念念有詞似的。

秋嵐 輕輕的坐在睡椅上，雙眼閉起，自言自語的說。怪事！這真是咄咄怪事！天既生我爲人了，爲什麼還再賦與我以愛情呢？既給我以愛人的權力，爲什麼又不能教我很安祥的去愛我的愛人呢？怪事！怪事！……關係呵！那是什麼鳥關係？那關係也能束縛住我？……禮教狗屁不通！不通！但是禮教是唯一的吃人猛獸呀！終日張着牠的血盆大嘴，自古以來，牠不知已經殘食了多少個牠腳下的善男信女了，眼看着我也是要被牠殘食的一個！我也難道竟這樣逆來順受的被牠殘食了不成？不能吧？不能吧？……

丁夫人 你一向都是說的一些什麼話呀？起立走到秋嵐身旁，將他從睡椅上扶着坐起，然後退回原座去說。孩子，有話慢慢的說吧！我實在吃不了這些驚惶了！兒

呀！

秋嵐 她已不讓我愛她，我爲情所苦，爲愛所困……但是看呀！她是那樣的
美麗，她是那樣的溫柔，她有如小鳥，她有如嫩花，我不得不愛她呵！我愛！
我愛我的愛人呀！此時秋嵐復仰身向後，昏昏沈沈，猶如作夢。

此時天更黑了！深黑了！風起得漸大，院中落葉，瑟瑟作響。窗外的閨溪，險阻巖若死
灰，淚落如雨下，悲恨交集，凶貓的目光，隔窗注視秋嵐良久，俄遂慢慢退去，似有哭
聲可聞。

秋嵐 猛的從睡椅上躍起。我便是這樣的死去嗎？太傻了！太傻了！但是蘭妹，我可
愛的蘭妹，你也未免太殘忍了！你能看着這將死的人而不救嗎？我就這樣
完了嗎？不，決不的！假使還沒到完全死滅了的時候，我便將拚此殘生去
與愛情作戰！我甯願犧牲了此身，爲了愛……

丁夫人 連哭夾說。不要說了，別再說這些啦，我心裏難過的很……我只恨

我自己沒有主意，我只恨我不該養她作我的女兒！那時我不過以為有兒無女，還是人生的缺陷……所以因此我才要了她來作養女……但是誰會料想竟會鬧出這樣的事來呢……

秋嵐 忽的如神使鬼示的一般。……我死也不能讓蘭妹走了！她把我的靈魂

帶去了！她把我的心割去了！她不能走呀！她不能走呀！她把我殺了……

丁夫人 急起奔越秋嵐身旁。呵呀！我的兒呀！你真瘋了嗎？你可害苦了我了！

秋嵐 我的心沒了，我的魂飛了！四顧驚視。我到了那裏去了呢？這是什麼地方

呀？這還是人間嗎？呵！妹妹呀！你把我的頭割去了吧！但願你能賜我一個

香吻！割去吧！割去吧！……你這仙女呀！你這百合叢中跳舞着的仙女呀！

但願你能賜我以香吻！但願你將永遠的賜我以香吻！……

丁夫人

怕極而顫。嵐兒！我的嵐兒！……呵呀！你真要這樣嗎？……那麼我

也同你死了吧！……

秋嵐

媽媽，我只要一個香吻！一個香吻！我妹妹的一個香吻！那樣我就心滿意

足了！我死也甘心了！

丁夫人

嵐兒，你別再瘋狂了！在不得已之後，才狠心的拿定了主意，故稍有裕如的態度

，但又隱含着無限的痛苦和悲哀。哎！反正我已經錯了，現在又沒有你的父親

了，我不忍看着你就這樣的下去！我不忍教你這樣的瘋狂！我只恨我從前

作錯了，那麼于今我也只有將錯就錯吧！我……哎兒呀！你還會說什麼？

……

秋嵐

媽媽，你說的什麼？我不懂得！

丁夫人

我說的我要決計救你兒呀！救你兒！我決計救你，你還……

秋嵐 救我？救嗎？我還可救嗎？但是你又如何的救我呢？……

丁夫人 兒呀！信你媽媽的話，我是決計要救你的！

秋嵐 決計救我？但這不是容易的事呀！不能夠的！不能夠的！你決不忍！……

丁夫人 嵐兒，媽媽是不會慌你的，我當真的要救你了！孩子，我的孩子！……

秋嵐 呵！是的，真的要救我！從這黑暗的古阱裏，把我救出去吧！媽媽，救出去好

教我重見天日！……

丁夫人 嵐兒，你從此好起來吧！不要再傷心了！我決不拂你的意就是了！我決

不使你失望的好孩子，就這樣好起來吧！

秋嵐 媽媽，你救我嗎？帶着有希望的樣子。你能把你的愛子從那濤濤着的愛的

漩渦裏救起來嗎？能嗎？媽媽，你能嗎？

丁夫人 嵐兒！只要你能够好好的，就是這樣的好了起來吧！我是一定可以救你

的！因爲我是你的母親，一個母親是不能看着她的兒子好好的，無辜無故的！
死去了的！我救你，我真的救你！

秋嵐 媽媽，我的生命一部分是操在她的手裏，一部分還更操在你的手裏！
在她手裏的她已用鋼鐵的大鎖鎖起，她禁錮了我，禁錮我在愛的樂園以外，如是我便會漸漸的死去！如今所有希望的，只有在你手裏的那一部分生命了，媽媽，真的你肯救我嗎？你想救我，你第一就得先用你那慈愛的鑰匙去將她那鋼鐵開開，如是我得從禁錮中得到自由，如是我將失去的一部分生命也可以再回轉了！來媽媽，真的你肯救我嗎？你肯救我，就請你趕快去開開她那嚴酷的大鎖去吧！趕快把我失去的生命再歸還給我！

丁夫人 孩子，嵐兒，相信你的媽媽，我定當救你！我不能讓你這樣壞下去，這是母親的責任，媽媽是不忍讓她的愛子死去的！嵐兒！我救你救你！使你復活！

活……堅決我索性不顧忌了，一切都不顧忌了，讓世人自由的唾罵去
吧！把蘭兒做了……我的……兒媳……完成了你的心事……

完成了你的愛情……嵐兒，你起來吧！我已拿定了主義，我于今只有
這樣辦了，我什麼都不管了！我不顧世人的唾罵，我不顧親戚的冷笑，我只
有不使你失望！別的都顧不的了……嵐兒，你起來吧！不要傷心了！事
情就是這樣了……嵐兒，一切都是我的……只恨我當初不應當
收蘭溪作養女，這都是我的錯，還說什麼呢……幾乎送了你的性命，危
險呀！危險呀！一切都是我弄錯了的，于今我已後悔莫及了……嵐兒，靜
養你的病吧……咳……

秋嵐

知道他母親真能救他，于是勇往的走到了夫人面前，跪了下去，臉靠在了夫人膝上

媽媽！我的媽媽呀！你竟這樣救我了，你救我脫于死亡！救我的只有蘭妹！

她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已握在她的手裏，只有她能使我復活！只有她才能教我得着人生的樂趣！只有她才能教我得着愛的安慰……呵！愛神已經歌頌着樂園之歌，仙女應也到人間了！百花都要復活，香露降在我身上了！于今我得到樂園中去尋我的愛人去了！我開始感着了母親愛子之深刻與偉大！媽媽，你一定要救你那不爭氣的兒子嗎？我已跪在媽媽的膝下，猶如兒時跪在媽媽的懷中一樣，一切都要求母親的護持與幫助！媽媽！只有母之愛子才是真愛呀！我的內心已充滿了快樂與光榮！媽媽，你的不肖的兒子，跪在這裏，如同跪在上帝的面前，乞求榮譽，加在他的身上的一樣的快樂！感至泣下。我的心，媽媽已經洞悉了！只有蘭妹，她是我的……

丁夫人很沉鬱的低頭撫慰他。

暮急下

——第三幕完——

第四幕

佈景 蘭溪的臥室，屋中清潔而雅緻，一切的陳設，正如她的人格那樣的清逸。棹上放着幾本書卷，棹前壁上掛有沈燦的像片，床上放着一堆零亂的書函。蘭溪獨坐在窗下，右臂依着一架風琴，左手揮着眼淚，清脆的喉頭低聲漫歌。

誰曾見過那辭柯的落葉？

誰曾見過那霜後的粉蝶？

誰又曾見過逡巡着的飛鳥？

誰更見過海濤中的孤鷺在傍花？

你會否聽見過了規的夜泣？

你會否聽見過天鷄的早噪？
深宵的松濤沒有那般淒切！
寢晨的啼歸雁亦不似那樣哀悼！

自從生命之女神賜我以一枝生命之花，
殘酷的命運已註定了我的零落！
在人生的漩渦裏滾轉了十八年，
每日的淒風苦雨洗梳着我的軀殼！

悲運的來臨是在何年何月何日？
可憐我那時猶在襁褓當不復記憶！

親子之恩愛似曇花般的消散，

一年年，一月月，迷失的寶座遂在我心坎築起！

※

※

※

白日的愁悵凝成了入夜的殘夢，

幾次的，幾次的夢見我母的顛容！

她不言，她不語，亦似不能動作，

只有那含情的雙眼淚光瑩瑩！

※

※

※

日夜的癡想與苦思縈繞住我！

我好似一個害相思的病婆！

在人們的話言之中隱隱聽得，

我的親母爲窮她自幼把我拋却！

✽

✽

✽

在姊妹們的歡樂隊我雖然也是一個，
但誰能將迷失的寶座從我心坎移挪？

人前的苦笑與暗裏的痛哭，
把光陰一向在淚波裏消磨！

✽

✽

✽

人生的嬌貴與榮寵全然與我無緣，

我早想趁個時機從人羣裏逃潛！

若不是還有那燦燦的愛光在我額上閃耀，

于今呀呵！于今我已是在太空中的塵烟！

愛神又賜我一頂之玫瑰花冠，

花英貼上我的兩頰，勁刺着我的心尖！

一天天的，只可憐紅顏褪了心兒又傷，

至此我才明白了愛情原來就是悲慘！

不幸的是在戀愛園中又來了惡魔的摧殘！

牠陣日傢隨了我的形影廝纏！

踽踽着，踽踽着我躲開了牠的前路，

昂昂然，昂昂然牠又會立在我的身邊！

掙扎着，掙扎着我，也想破聲吶喊，
希冀着有正義的君子前來採難，
但又誰料牠早已扼住了我的吭喉，
把萬千酸辛又只得轉 自己肚裏吞咽！

惡魔已把我的隻身緊緊捆起！

牠怒目向我，似要我說出我已屬於牠的人！
獸性的誘引已蔽起了我的雙眼，
貪饒的權威形又將鎖住我的心門！

悲慘呀！悲慘！我遍體受着了熬煎！

可怖呀！可怖！那兒又有我的逃路？
死神的脚步已踏上了我的頭頂，
但偶一想起那燦燦的愛光，
又怎忍把隻身遂讓死神擱去！

今朝呀！今朝，我還是一個整潔的素女，
雖說我的隻身已受着了惡魔的束縛！
明朝呀！明朝，我怕已不復如故，
在惡魔的後面又來了魍魎之羣相助！

暗雲將遮去了我那燦燦的愛光

地獄之門大啓，看不見天堂？

遠遠的我似聞到有花香與鳥語，

真的嗎？我還能再逃到美愛的他鄉！

※

※

※

歌至此，蘭溪已聲淚俱下，遂不復能繼續。桂香聞聲急奔入蘭溪室，見蘭溪正哭倒在風琴的旁邊。桂香遂緩緩將蘭溪扶起，又以甜言相勸。

桂香 小姐，不要傷心啦，哭也不中用了！……小姐剛才不是還正唱着歌嗎，

我在院中雖然聽得歌聲很淒涼，但我不料想小姐又會哭起來的！小姐，別哭啦！你再哭連我也傷心了！

蘭溪 桂香，你不必說吧！我的心裏難過得很！……

桂香 是的，我也知道小姐如不是傷心到萬般，小姐也是輕易不願意哭的！……

……但是，小姐，哭又有什麼用呢？……

蘭溪

我豈不知道哭是沒用的嗎？……但是一個人弄到傷心極了，他又怎

能不哭呢？……桂香，難道你還不知道傷心時的滋味嗎？……

桂香

小姐，我怎麼不知道呢？……我並不是說不要小姐哭，我的意思是說，

事情已經到了這步田地了，那麼哭也沒用的！……小姐，我知道人當

傷心時的滋味，即如剛才我在院中聽着小姐唱歌唱到傷心的時候，我還

不知道自己也落了多少眼淚呢！……

蘭溪

桂香，傻孩子！……哎！可憐我到了這個時候還有閒心再唱歌嗎？……

你說的也好聽，還唱哩，那才都是我的血淚呀！

桂香

小姐，無論是什麼也好，但是你當真的別要再哭了！……小姐，你也得

想想這已是什麼時候了，難道這還是可以哭哭了事的嗎？……哎！小姐！

小姐？……

蘭溪 什麼？桂香，你說什麼？……

桂香 哎！小姐！小姐！……

蘭溪 什麼？……什麼？……你說不妨爲什麼想說的話又咽下去呢？……

桂香 躊躇狀。小姐！我是說……小姐，這不是哭的時候了！

蘭溪 不是哭的時候又當如何呢？

桂香 小姐！……小姐！……

蘭溪 哎！真是悶殺人了！儘着我心裏難受，你又來這樣的牢牢叨叨！……

桂香 小姐！不是，不是……不是我牢牢叨叨，我是說，小姐！……

蘭溪 桂香！……桂香！……

桂香 小姐！……

蘭溪 什麼呀……

桂香 小姐……

蘭溪 說吧！桂香，什麼……

桂香 小姐……

蘭溪 呵！桂香，你是在害怕？

桂香 怕嗎？怕什麼……

蘭溪 但是，桂香，

桂香 什麼……小姐！

蘭溪 呵！你在外面聽我唱歌來嗎……

桂香 是的，我聽着很淒切……但是……小姐！

蘭溪 怎麼……淒切又怎麼……

桂香

呵！小姐！好淒切的呀！

蘭溪

桂香，說這些幹什麼？……

桂香

揮淚呵！呵！

蘭溪

怎麼？怎麼？你也！你也！

桂香

仍揮淚不止呵！呵！

蘭溪

怎麼？你也？你也？哭啦！……

桂香

小姐！痛快的哭吧！

蘭溪

驚疑什麼？什麼？……你說的什麼？……什麼意思？……

桂香

小姐！以後怕沒有哭的時候了！我很傷心！……

蘭溪

什麼話？……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桂香

小姐！不，不明白嗎？……

蘭溪 不！不！我不明白！

桂香 小姐，你也要想開些吧！

蘭溪 要我想開些什麼呢？……

桂香 小姐，你也不當過于悲哀吧！

蘭溪 怎麼爲什麼？

桂香 小姐，我說錯了！我錯了！請你原諒我！我不應當勸你痛快的哭呀！小姐，你

你，你還是……轉低聲。還是不哭的好！……

蘭溪 爲什麼？……桂香，爲什麼你又說起這些話呢？……

桂香 小姐！……但是……小姐你當知道！……

蘭溪 什麼？我當知道什麼？……快些告訴我！不要再悶我了！

桂香 你當知道！……

蘭溪

低聲，俯身在桂香肩上。桂香你說……你說，要我知道什麼……

桂香

小姐，你當知道，在人家裏，那能有如意的事呢？……況且，小姐，太太的意思……我……小姐，我也有點知道了！……你看，大少爺既是

那樣的一個人……小姐，你別哭啦！……小姐，實在說了吧，我看還不

如……

蘭溪

天啦！……桂香……你，你……你又說什麼……

桂香

小姐，實在說了吧！……哎，小姐，你也不必再多疑心了！……況且，況且，小姐，你到如今還不了解我嗎？……小姐，我實在替小姐可憐！……

于今，小姐，于今我只恨我沒有力量救小姐出此牢獄！……小姐，還是實

在說了吧！哭是無濟于事的，倒不如早自想法！……

蘭溪

猛然的聽到這些話，蘭溪乃益發哭的更厲害了！桂香，桂香，你是我的妹妹，我不

配再稱作小姐！妹妹！妹妹！我親愛的桂香妹妹！像我這樣孤獨可憐的人……
 ……唉！生無父母……生無兄弟……生無姊妹……只是寄人籬
 下……作人家的養女……妹妹！我的親愛的桂香妹妹！我的命運，完
 全操持在別人的手裏……妹妹，還有誰能來慰我而且助我呢……
 桂香妹妹呀！你是我的親愛的妹妹呀！我便拿你當我的親妹妹看待了！妹
 妹！妹妹！一切事情，你都要原諒我！一切事情，你都要幫助我！妹妹，我親愛的
 桂香妹妹，到今天我才明白了，你愛護我猶如你的生命！你看待我猶如你
 的姊妹！姊妹！一個可憐的將被犧牲在老虎口裏的弱女像我似的，微
 薄的得到了她同情的伴侶，這也總算是萬般愁慘中的一點光明了……
 ……桂香妹妹！我的親親妹妹！像我這樣可憐的弱女，我還有什麼好處能到
 你呢？我只祝你日後能心滿意足的得到你的愛人……妹妹！假使我

還不致于速死的話，那麼，妹妹，我縱能一見你們的快樂，那我也就幸福不
 小了！……但是，妹妹，假使我竟是死了呀！……哭得不能成聲了。……
 呵！我的……

桂香 也哭得幾乎不能說話了！小姐！……呵！我的命運才更苦呀！……小姐，

你這樣的越哭，不是越教我傷心嗎？……小姐，總之我能爲小姐幫助的
 事情，我寧！……！略揩涕淚，移身靠近蘭溪，又替蘭溪揩去了滿臉淚痕。小姐！你看

大少爺這次回來已經大變了！真不料想呀！真不料想她會變得這個樣子！

……小姐，我實說了吧！……從前大少爺也是向我問小姐這，問小姐

那的，但我總是正顏厲色的對她拒絕了！我以爲這也不過是他一時的鬼
 迷住了心，又誰知道他還儘是不到黃河不死心呢？……小姐，這也不是

我抱小姐的粗腿，也不是我有意毀謗大少爺，小姐就憑大少爺那樣的糊

整東西，那還不是僱蝦蟆想吃天鵝肉嗎？也虧他那樣的不要臉……小姐，我對你說吧！他的心才真狠呢！昨天他和太太的談話，我都聽見了！狠呀！他真狠呀……但是不料想太太也是那樣的匿愛，他的意思，太太都答應了！可憐呀！真是可憐呀！小姐！你既是不拿我當外人看待，那我就很敢和小姐說話了！小姐，實在說了吧！我又嘗不知道小姐和沈少爺的愛情呢？我雖然是一個下賤的奴婢，但是我也會知道，真純的愛情是不可沒滅的！小姐，你想太太如果真是那樣的辦了，那麼沈少爺的前途和小姐的生命一定是很危險的！小姐，我雖然沒有什麼力量，但是小姐，我能看着這樣的慘劇發生，而毫不動心嗎……

蘭溪

此時聊收淚容，妹妹，我的妹妹，我親愛的桂香妹妹！我的命運既是這樣註定了的，那麼我還有什麼希望呢？我只有死了！此時我只知有死，別的都

不能夠盤踞在我的心頭！桂香妹妹，我將有一死以報我的知己！死是一切苦惱的歸宿！死是失意者的唯一勝利！桂香妹妹！我的生命已不能再留在人間了！不能了！不能了！

桂香 小姐，話不是這樣說，而且事情也不是這樣容易做的！小姐，你也不細想想，你那樣去做呢？而且，小姐，即使你不顧惜你自己，難道你也不顧惜沈少爺了嗎？……小姐，那是不行的，如其你真個那樣做了，那麼沈少爺的命也是一定不保的了！……小姐，這樣的慘事，呵！小姐，你細想想，你也忍心做出來嗎？……

蘭溪 緊握着桂香的手。桂香妹妹，我又不是個傻孩子，這些事我又何嘗不知道呢？實在這也是不得已的事呀！桂香，你當知道，我不能有負于我的愛人！我不能不以死報我的愛人！我不得不走入此途！……

桂香 小姐，只是這樣終究不是正當辦法，事情已經不容再耽誤了！我看如

我先給沈少爺送個信去，請沈少爺到小姐這裏來，好看看怎樣辦法，不然儘是這樣，那真怕沒有好結果了！……小姐，我說這話對嗎？……

蘭溪 叫他來嗎？遲疑着。……他來了又能怎麼樣呢？……

桂香 小姐，不是時候了！不要再遲疑了！我的意思是趕快請了沈少爺來，大家出個主義，看看怎麼辦法！……要不然的時候，我只怕這不可思議的慘事，眼見得就要發生了！……小姐！……

蘭溪 那麼你去給沈少爺送信去吧！

桂香 請小姐不要再傷心了，我去好了！桂香下。

蘭溪 自言自語的。我呵！我呀！我恨我生爲一個女子！我恨世間的所謂愛情爲什麼？爲什麼一個男的必須愛上一個女的呢？又爲什麼一個女的已經被

一個男的愛着了，而偏偏又來了一個強暴的男子，勁要奪取他們的愛，破壞他們的愛呢？這是誰人制就的愛情定則呀！愛神呀！你也有了好戰之心了嗎？爲什麼教這些男女青年都起了愛的戰鬥呢？……蔗生自外入。

手裏拿着一個繭。

蔗生

姐姐！姐姐！跪在蘭溪懷中，見蘭溪哭，駭呆了。姐姐！姐姐！你爲什麼哭呀！好姐姐！你別哭啦！姐姐！誰和姐姐打仗了嗎？我去替姐姐打他！……好姐姐！你別哭啦！……姐姐，你給我做一個繭老虎玩！……

蘭溪

推開蔗生，揩揩眼淚。弟弟！好弟弟！你不要鬧，我一會再和你玩！……你先出去玩玩吧！我等會給你做！……你出去玩吧！弟弟，你去看媽媽在家嗎？……

蔗生跳着下，桂香和沈燦走上。

蘭溪 願聲燦哥!

沈燦 趨前緊握蘭溪雙手，淚不住的流下。妹妹!

蘭溪 哥哥!哭不成聲。我我……我已是……不久……將死的……人!……

沈燦 妹妹!你不用說了!我的心已寸寸斷了!……呵!哭俯蘭溪肩上，桂香在旁亦啜泣。

蘭溪 哥哥……我……我對不起你!……

沈燦 妹妹，這是說的什麼話呀?……我不懂!

蘭溪 哥哥!我的環境已不容我再愛你了!他們已經宣布了我倆的離散!哥哥，你看前途只有那黑暗的勢力將宰割了我，還有什麼希望呢?不得已我只有一死以報我燦哥!我將以死作了我倆的愛情之歸宿!燦哥，我的身體雖

死了，但我的靈魂還是依舊愛你的哥哥！請你不要苦惱吧！

沈燦

妹妹，死嗎？那不是我們的希望，我們不能那樣的怯懦！我們不能讓那黑

暗的勢力來任意宰割！妹妹！你想想如果一個人眼見得他的愛人墮入了不可思議的境地去，那他當如何的悲傷呀！妹妹，假使有一線的光明可尋，我們也要奮鬥下去！……不然我們竟得到不可思議的結果，妹妹，你能甘心嗎？

蘭溪

哥哥，我這樣的一個孤弱的少女，我怎能和那般的強盜們奮鬥呢？

沈燦

妹妹，我們總得脫去這個牢獄的！

蘭溪

我們怎樣能走呢？而且走了不被社會上的指責嗎？

沈燦

妹妹，真愛是永生的，是光明的，社會的指責，對於我們沒有絲毫的沾污！

妹妹，走吧！死不是我們的愛果！看呀！愛神就在我們的面前，我們奔向前去吧！

蘭溪 我們到那裏去呢？如迷途之鳥般的徬徨者。

沈燦 我們到自然的鄉村去！

蘭溪 到鄉村去嗎？……

沈燦 到鄉村去過那天然的，美麗的生活去！妹妹，我們去吧！

蘭溪 離開這座愁城，去到快樂之境嗎？

沈燦 是的，妹妹！我們快快離開了這骯髒的環境，去過那幸運的生活吧！

蘭溪 站起身來，依在沈燦的懷裏。哥哥，那麼，我們就去吧！我們到光明的路上

去！這將是我們愛情的勝利！……但是我們就這樣的走了嗎？……

沈燦 是的，妹妹，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的生活是愉快的！走吧！妹妹！讓我

們就這樣的走吧！手扶着蘭溪的臂，雙雙的走了。

蘭溪 回首向桂香。桂香妹妹，我們暫別了，我們先走了！……以後再見吧！……

……行時很露出依戀的樣子來。

桂香 嗚咽着。小姐，沈少爺，我祝你們的勝利！

沈燦 亦回首。謝謝你的好意，但是，不要悲傷吧！我們再見吧！也現出很不忍棄捨的

樣子來，回頭儘看着桂香。

此時蔗生又從右門回來了；恰恰還看見了他倆走着的背影。

蔗生 姐姐，你那裏去呀？姐姐，你和燦哥那裏去呀？哼！哼！還不給俺做個老虎！不

樂狀。

桂香 急忙攙蔗生于櫥。二少爺，不要鬧，小姐一會就回來的，來，我給你做老虎！

……

蔗生 仍是不樂狀。哼！哼！也不給俺做老虎！又走了！該死的姐姐！……

桂香 哄着蔗生。二少爺，不要鬧了，小姐一會就會回來的。不要罵她，誰有罵姐

姐的……

蔗生 偏罵，誰教她不和我做老虎味？

桂香 二少爺，姐姐是不準罵的。好好的玩吧！我給你做老虎！

桂香拿着一個繭，給蔗生做老虎。蔗生站在旁邊敲着嘴，曬呢着。

秋嵐 瘋狂般的從外邊跳了進來。妹妹！妹妹呢？……！那裏去了？……躊躇四顧。

妹妹，你躲我嗎？不要裝小孩了！妹妹，妹妹，你已是我的……了！……哈！

哈！妹妹，還不出來？你不久就是我的了！……我的美人！我的小鳥！你還

躲我嗎？……妹妹，你還怕我嗎？你還害羞嗎？……呵！怎麼怎麼沒有人

……桂香，小姐呢？……呵！我的新婦呢？……我的明星呢？……

我的命呢？……桂香！……桂香！……小姐呢？

桂香 恐怖已極。小小小姐……出去……啦！說……說是……一會就

……就同……同……回來……的……

秋嵐 蔗生，你又在這裏，鬧些什麼？你姐姐呢？不要在這裏胡鬧……

蔗生 不高興的樣子。哼！我在這裏玩呢？我來找姐姐玩呢？……我來找姐

姐給我做小老虎玩，姐姐和燦哥出去了……

桂香此時駭得臉兒焦黃，只暗向蔗生擺手，叫他不說。蔗生見此情形，亦莫明其妙，只是一方面害怕，一方面却又灼灼的小眼，迴視着桂香和秋嵐。

秋嵐 怎麼同沈燦出去了嗎？……桂香，小姐同沈燦出去了嗎？……

桂香 沒有……沒有……我不知道……

秋嵐 不知道？露出猙獰的樣子。哈哈！桂香你不要做鬼！到底小姐和沈燦一同出

去了嗎？說！

桂香 駭極少爺，我不知道！剛才小姐自己還在這兒呢！她教我去倒了一盅茶，

不知往那去了，也許是出去玩去了！

秋嵐

出去玩嗎？怎麼和沈燦呢？……

桂香，你不要瞞我吧！向蔗生。蔗生，您姐

姐倒底和誰一同出去啦！快說。

蔗生

吞吐着。和……和燦哥！……咽住不敢說了，又轉眼看着桂香。現出極可

憐的樣子。

秋嵐

呵！我知道了！我明白了！我的一場熱戀，終歸還是免不了化作空中曇花！

呵！呵！沈燦是你的愛人！唉！你厭惡我！我知道了！……但是你當知道，雖說

你是不愛我了，然而我還是十分的愛你！……這也許是我倆前生的夙

緣，但爲什麼使我知愛而獨得不到我的愛人呢？……我的心情，我不能

制止；我的狂熱，我不能讓滅滅！……但是，沈燦！……你是我的表弟嗎？

你還是我的情敵呢？……對不起！對不起！我已經和你說過的！我將以

手鎗，來取得我的情人，取得我的愛妹！自懷中取出手鎗。對着她微笑。這便是我的情敵的生命呵！此時桂香已駭得俯首而泣，蔗生只在那裏呆立着。呵！呵！他們是私奔了！他們是私奔了！這是我的勝利的時候到了！復取出手鎗視之。小小的手鎗呀！要求你的幫助！要求你的幫助！復揣入懷中。

秋風欲外出，桂香力阻之，後終撞桂香于地跑出。桂香號啕大哭。蔗生也放聲哭了！

桂香 小姐！我害了你了！……

丁夫人 在場後。又是什麼事呀！

幕徐徐落

——第四幕完——

第五幕

佈景 野外的一條小路，路旁有幾株衰柳，樹葉全沒了，只剩了一些的枝芽。天色濕陰着，北風呼呼的刮來，倍覺寒冷異常。前面有一道河渠，上覆以石橋；水聲潺潺，流向東去，光色暗淡，情景淒涼。這時有一對情人，由小路匆匆走來，好像出行的樣子。這一對情人就是沈燦與蘭溪，沈右手提一小行包，左手掩蘭溪臂。此外還有幾個中年婦人亦自此路走過，因為這條小路，是由市場到車站必經之路，所以許多的出行人皆從此路經過！

蘭溪 燦哥！

沈燦 妹妹，走呀！你累嗎？

蘭溪 燦哥！不，我不累，我的精神很壯健！……但是，燦哥，天氣很冷呵！你看這

風刮得這般厲害！……然而我們沒想到有今天，在這樣的情況中，竟毅然決然的離去了故鄉！……可是，燦哥，你冷嗎？……

沈燦 妹妹，我不冷！我如今是滿腹的熱血沸騰着，一點也不覺得冷了！好在是這樣的天氣中，我素常也是好出來跑跑的……但是，妹妹，注視關溪面

。你的面色怎麼這樣的蒼白？……你冷？……呵！你是在害怕？……

關溪 燦哥！我冷嗎？我也是滿腹的熱血鼓蕩着，一點也不覺冷的！……怕？……

……有哥哥在我的身邊，我還怕什麼？哥哥是我的武士！哥哥是我的巨人！只有哥哥能保護我！只有哥哥能從猛獸口中來揀援我！……呵！我還怕什麼？

沈燦 妹妹，向前走吧！我們到前路去！我們去找光明！我們去找聖地！……妹，向前走吧！

蘭溪 是的，我們去找光明！我們去找聖地！……燦哥！從這裏到車站，還有多麼遠呢？

沈燦 指向前面。過去那個石橋，還有二里多路！……妹妹，你累嗎？我們坐在這裏憩憩吧！

蘭溪 那不要晚了車嗎？

沈燦 車是晚不了的！到北鄉的火車照例是兩點鐘才開呢！……我們還是坐下來憩憩吧！

蘭溪 但是，燦哥，假使他們！……

沈燦 什麼？妹妹什麼？

蘭溪 假使他們！

沈燦 誰們！……他們又怎麼？

蘭溪 燦哥！我……我怕秋……他……他要……趕來呢？

沈燦 呵！妹妹！……這是什麼話？……你……你怎麼會想到這呢？……

……秋……你……你說……秋……秋嵐嗎？……

蘭溪 但是，哥哥，我……我怕……咱們出來的時候……不是只有

桂香在那裏嗎？……蔗生還教我做老虎……假使蔗生看不見我了！

……

沈燦 他看不見你又會怎麼……妹妹！妹妹！……你……你不要多疑！

那……那怕是不會有的事吧？……妹妹！……

蘭溪 哥哥！我……我只怕有個萬一呀！……

沈燦 或許不至于吧！……妹妹！妹妹！你不要這樣想！……而且那裏不是

有桂香嗎？

蘭溪 呵！桂香又怎麼……

沈燦 桂香會爲我們解說的……妹妹，不要想這些吧！

蘭溪 本來我也是不願意想這些的！但是……呵！忽然的，我也不知道是爲什麼竟教我想這上面來……

沈燦 妹妹，沒有的事，這也不過是心頭的虛驚！沒有的事，沒有的事，還是不想這些的好……

蘭溪 哥哥！牠無端的來到我的心頭，教我總有些心疑呀……

沈燦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不要管牠！不要管牠……

蘭溪 哥哥！依沈燦懷中。

沈燦 妹妹！俯首吻蘭溪。什麼……

蘭溪 奇怪……哥哥爲什麼……爲什麼牠竟會無端的來到我的心頭！

沈燦

妹妹，你還不要理牠的好！……無端來到心頭的事就是有因的嗎？

……妹妹，一個人的生，誰沒有做過幾次惡夢？難道說這些惡夢就都

將應驗嗎？恐怕未必吧？……妹妹，我們不也是常做着喜夢嗎？爲什麼我

們的歡會直到如今還未完全實現呢？……妹妹，這未必就是不吉之兆，

所以你還是不要理牠的好！……

蘭溪

是的，我不理牠！……只要有哥哥在我身旁，我便什麼都不怕了！……

沈燦

大概你是累了！我們還是在這裏坐坐吧！……

沈燦和蘭溪並坐在一棵柳樹下面的石板上，提包放在身旁。蘭溪以圍巾之一端，圍在沈

燦臂上，而其他端，則自己披在肩上。二人相偎，意極親愛。

蘭溪

燦哥！我們這次的行動，你不怕人指責嗎？……

沈燦

妹妹，這有什麼可怕的事呢？我一切都不怕了，莫說人們的指責！……

妹妹，爲着要求人生的真義，爲着純潔而且高尚的愛，爲着要脫離這惡濁的環境，到那美麗的自然鄉村，去嘗受快樂的生活，我們又何怕他們那種非人的指責呢？妹妹不要怕吧！即使他們是在這樣的說，一個浪子和一個少女私奔了！這又有什麼損于我們呢？……妹妹，假使一個真情人，不安于他或他的故常的生活，要在他們的生活之中，尋得樂趣，尋得新鮮，尋得超脫，那又那能避免這啾啾之口呢？而況這啾啾之口，對于我們的本身，是一點也沒有沾辱的，我們何必怕他？……妹妹，你要知道，凡他們所認爲的不道德的，淫浪的行爲，正才是我們所認爲的真純的人生的行爲呢！他們根本不明白人生問題，他們更不了解男女關係！他們那佩來批評人呢？他們只是受着了形式上的道德束縛，而遂想把真純的人生的兩性問題壓住，這能算得真人的生活嗎？……妹妹，爲了要求真正的人生起見，

我們才熱烈的這樣來做，這還有什麼可怕的必要呢？……

蘭溪 燦哥！我真覺得你是一個勇士！你能從強盜窠裏，揀援出一個孤弱的女
子來，燦哥！你真勇敢呀！燦哥！我之所以得脫離了黑暗勢力，我們之所以得
有今天的快樂，我們之所以更能去到自然的境界，而享受自然的幸福，這
可以說都是你一人之力了！燦哥！

沈燦 妹妹，你便是那愛羅蜜歐的朱麗葉，爲了愛人，不惜離去親愛的家庭，去
到那死人窠裏，等候她的愛人……但是看看我們今天的情形，比起那
在死人窠裏的羅蜜歐與朱麗葉來，總是勝強十倍了！……

蘭溪 燦哥，我最愛聽那莎士比亞的故，我還記得你當初給我講羅蜜歐與
朱麗葉的時候，我幾乎每夜都要爲他們下淚！……

沈燦 其實這也怪不的，你要那樣，妹妹，我們知道傷心人是往往會替傷心人

下淚的；尤其是在同情的時候，那麼更易引起人們的傷心了……

蘭溪

燦哥！現在我又回想起了我從前的生活來，真是不禁要大哭！燦哥！我從

前的生活，那還不是如同坐在枯井裏的一般嗎？終年見不着天日……燦

哥！我真不知道我的命運為什麼要註定得這樣苦？既失去了自己的親愛

的父母，不幸而又作了人家的養女……！但是，燦哥！這還算好呀！這還算

不幸中的萬幸呀！那便是在萬般不幸之中不期然的還遇到了你……

……呵！燦哥！我自得到你的同情，得到你的愛憐後，那真如一顆孤星，眼見得

牠那微弱的光芒散了！散了！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使他又得着了愛的燃

燒，這樣牠才可以閃灼起來！燦哥！只有你！只有你！只有你！只有你！只有你！

才是我的命源……燦哥！如今回想起秋嵐來，真是教我氣忿填胸！我真

不知為何要對我起了那種的變化！呵！可怕極了！可怕極了！……燦哥！那

時我的前途竟是如此的危險呀……燦哥！如不沒有今日，我已是被犧牲的一個弱者了！俯沈燦肩啜泣。

沈燦

極力安慰牠。妹妹，以往的傷心事不要再想牠了！那已是我們生命史上

過去的一頁，就讓牠潛潛的過去吧，他不佩再教我們去追念回想！如今我們所要涉想的只有將來的日子！妹妹，以後便是我們復活的日子了！我們已經離去了苦海，我們已經解脫了束縛，從此我們的志願已算達到……至于走到北鄉之後，我們要實行我們那到民間去的主旨，我們要實地和農民接觸！我的朋友劉君仲英已經寫了信去，到那裏一切自然有人招待……妹妹，這是你所知道的，我是一個熱血澎湃的青年，夙有改造社會的志願。妹妹，你不是也常為女界抱不平嗎？妹妹，這樣我們既已相憐相愛，又加同情同志，我們再不共同努力的幹一陣，我們還希望誰人來幹

呢？妹妹，要知我們處在那樣要濁的社會裏，徒足以墮落我們的志氣！所以我們這次的出走，不只是爲了享樂而來，更是爲了要奮鬥而去……妹妹，我們的勝利，就在前面，我們要共同努力的幹去……妹妹，我們奮鬥的第一步已經佔得勝利了，我們還怕什麼呢？……

蘭溪 哥哥！我如今真不知道要怎樣的快樂……哥哥！你的話，幾乎都是我所願意說的！

沈癡 妹妹，我的血流，如今已沸得如湯；我的赤心，如今已燃燒得欲烈！只是爲了人間還要求一點的光明，還要求一點同情，還要求一點相憐相愛之意，使人類的社會，不至這樣慘酷，不至這樣寂寞，不至這樣冷淡，我們夢來奮鬥！我們要和這萬惡的社會宣戰！妹妹，如果我們不拚死的奮鬥，那麼你已是被犧牲于黑暗勢力下的一個可憐人了！……

蘭溪 哥哥！這全是你的勇氣！

沈燦 妹妹！我們從今天才復活了！將來的時日，讓我們去努力的奮鬥吧！

蘭溪 是的，哥哥！那是我們的責任！而且那也是我們的光榮！……

此時二人互相懷抱，互相親吻，熱情之淚，岑岑滴下！……心心相印，相感極深。

沈燦 妹妹，我們走吧！

蘭溪 那裏去？

沈燦 那裏去？……妹妹，你呆了嗎？我們趕車到北鄉去呀！……

蘭溪 一時感情太勝，理智遂昏。哥哥，這不就是我們的地方嗎？我們還到那裏去？

哥哥，我願在這裏，我們倆永相依偎而不分離！我們還到那裏去呢？這不就是我們的歸宿地嗎？……

沈燦 焦急 痴情的妹妹呀！這裏不是我們的目的地呀！這裏那能說是我們的

歸宿呢？……妹妹，我們剛才所說的話，你便又忘了嗎！

蘭溪 走嗎？哥哥！我實在不願走了！天涯茫茫，究竟何處才是我們的歸宿呢？……

沈燦 惶急妹妹！妹妹！你怎麼忽然的又會說起這話來呢？……妹妹，你怎麼？……

蘭溪 哥哥！到山巔嗎？到水涘嗎？看那天涯萬里，我怕永遠沒有我們的歸宿所了！

沈燦 妹妹！妹妹！那的話是那的話？……

蘭溪 哥哥！……欠伸哥哥！……我……我……我們再……再相

假片刻吧！……我怕……哥哥，我……我怕！……

沈燦 妹妹！怎麼你說你……你……你又怎麼妹妹！……怕什麼？……

蘭溪 哥哥！……還……還是多相俚……俚依片刻的好……

沈燦 是的！妹妹！……多……多相……俚……俚依片刻……但！

……

蘭溪 什麼？……哥哥……但……但是什麼……還……還是多

相俚依片刻的好！……

沈燦 呵！妹妹，火車是兩點鐘開的！視表現在已經一點半了！妹妹！我們走吧！

……

蘭溪 戀戀不捨，欲走不走的樣子。哥哥，再坐十分鐘吧！瞬息間，我們更不知要

到那去了！……哥哥，難道你不戀故鄉嗎？

沈燦 故鄉？故鄉？故鄉？只是一座愁城……這愁城已經沒有教我們再

戀的必要！……呵！妹妹，你不冷嗎？……

關溪

哥哥，我很歡喜這個地方，我一點也不覺得冷的！雖說牠沒有和藹的日光照着我，但有這枯朽的老樹伴着我，也就滿足引我的留戀了！我不忍捨去！實在的，我不忍輕輕的把他捨去！

他倆仍是緊緊依偎的坐着。秋風自遠處跑來，怒目無語，呆若木鷄。此時沈燦與關溪忙驚起，相顧失色。

沈燦

嵐哥！

秋嵐

不語

關溪

秋嵐！……

秋嵐

仍不語。

沈燦

嵐哥！此行還用勞駕幹什麼？難道你還有什麼話？我們是爲的要求真理，要求真愛，我們遂不惜捨棄了故鄉，我們要很光明的出行！……我們

不是私奔，我們乃是要走向光明！……嵐哥！請你回去吧！……

蘭溪 秋嵐！究竟此行與你無干！我爲了要在人間求得一點同情，求得一點憐恤，求得一點真愛，所以我不得不走出了你們丁家的權勢之門，遂了我親愛的燦哥去另尋別一個世界！……這樣我們的行動，很得自由，我們的存心，十分純潔，秋嵐！秋嵐！我看還用不着你來干涉吧！……

秋嵐

呆立不語，惟有目光掙奪，牙關格格作响。

沈燦

嵐哥！三次車快來了，請你且回去，我們還得急去趕車！

秋嵐

取出手槍向沈。燦弟對不起！……

鎗聲一响，沈燦倒地。秋嵐呆視如前，立而不動。

沈燦

唉！……我究！……爲愛！……轉溪幾次，不動，口中迸出幾個愛字來。

蘭溪見此狀，由恐怖一變而爲憤懣，感情不可遏止，直跑至沈燦身前，撲倒在地，抱

沈燦頭，啣！又啣！淚流滿頰。

蘭溪

淚哥！哥哥！我親愛的哥哥！我親愛的愛人！我的心呀！我的命呀！哥哥！哥哥！

沈燦！我的燦哥，你醒來吧！醒來吧！哥哥！你已中了仇敵的槍了！哥哥！你不能醒來嗎？……呵！哥哥！哥哥！呵！你……你竟這樣的死去了嗎？……呵！

哥哥！五分鐘前！只是五分鐘前呀！哥哥！我們還相親相愛的相偎相依！……

……哥哥！呵！哥哥！你竟這樣的死去了嗎？哥哥！這是我害了你呀！這是我罪

惡呀！呵！哥哥！我的愛人呀！又誰知你竟死在秋嵐的槍下？又誰知你竟死在

這棵衰柳的根旁？更誰知你竟死在這無情的河邊呢？哥哥！呵！哥哥！你有一

息尚存，我親愛的哥哥，你醒來吧！……

沈燦

微野其目。妹妹！……呵！妹妹！……我……我……我負……

了你了！……妹……妹……我……我已……受了……重……重……

傷……妹……妹……我……我不能……報……報你愛
 我之情……但……但是……妹……妹……我雖然負傷死
 了！……但是……妹妹——！你却要好生珍重……努力自愛！
 ……那也便……便……是我……對……你最後……的希
 ……希望了！……妹妹我……我的妹……我愛……我……
 ……我負……負了……你了！至此不能再說，卽此死去。
 蘭溪 淚語呵！呵！哥哥！你……你稍候片刻吧！……假使你的靈魂還沒完
 全死去呀！……我的哥哥呵！此時呵！此時呀！哥哥！我還覺得我是在你
 的懷！我還覺你是在我的身旁！……但是呀！……但是哥哥！我的愛哥
 於今已是長眠於此的了！然而……我的愛哥！你可以醒來！呵！我的心你
 醒來吧！你的身體還可以復活……呵！哥哥！哥哥！你只中了一枝愛箭，

雖說那箭已射傷了你，但是，愛哥，我的哥哥！我們的純潔的愛情仍然存在，我們還是永永的相愛……哥哥呀！哥哥呀！假使你在天之靈還未死呀！那麼，哥哥！哥哥！我們一同到死鄉去吧……哥哥！你當知道，我生無兄弟姊妹，少又失怙恃，只能憐我孤弱！燦哥！我的心！我的肉！我的明星呀！我爲你而生，我亦當爲你而死！我只有以一死以報知己！呵！天啦！愛我憐我者已棄我而去！我更有何顏面以生於此世？我更有何樂趣以生於此世……哥哥！呵！我惟一的哥哥呀！你那天之靈呀！你怕要知道你那孤弱的幼妹將不能再生存在人世了吧？呵！呵！哥哥呀！我已不能再在此慘酷的宇宙間停留一剎那！知己已去，被棄者更何樂於人生！呵！呵！我的燦哥呀！假使你的雙目還未全瞑，那麼你看吧！你看這樣禽獸侵掠的世界！這樣淒涼慘暴的人生！這已不是我們的棲留地了！這只是強暴的世界！此世沒有弱者寡者立

足之地呵！呵！我的愛人呀！你已是被犧牲的一個了！你的希望已隨了你那最後的一聲呼吸失去了！你對人類的欲望，你少年奮鬥的志願，也遂了你那最後的一聲呼吸消散了！……呵！呵！還有什麼呢？還說什麼呢？我的哥哥！我的愛人！我的心肝呀！就是你那爲了真理而燃燒着的心胸，也只有這最後的跳動了！而且你那爲了不平而沸騰着的熱血，也只有這最低的一點溫度了！……哥哥！哥哥！還有什麼呢？還說什麼呢？一切都空了！我的心中也頓然感到了空虛！哦！我的親親呀！如今我拂着你這冰冷的面空，我的心已經破碎而且淒涼了！……哥哥！我捫着你的瘡口，我的魂飛了！我又掬着你那流不止的碧血，呵！哥哥呀！我已神昏了！我還知道什麼呢？哥哥！哥哥！我哭嗎？我哭也哭不盡我的悲酸！我笑嗎？我笑笑不出我的淒涼來！……哥哥！呵！哥哥呀！如今的妹妹已不是五分鐘以前的妹妹了！愛妹妹的

哥哥已死去了！還有什麼呢？還有什麼呢？哥哥！哥哥！如今的我呀！我好如被棄捨在額非爾士高峯的冰雪上，我身寒而顫了！呵！呵！我知己的愛人呀！如今！如今！只有這三尺孤墳，一杯黃土，這樣的便埋沒了你的一生！死的恐怖呀！死的恐怖呀！……此時就嵐只呆視不動，幽深哭得要死的樣子！然仍在沈沈尸旁靠着，每間幾分鐘，則又哭訴不已。呵！呵！如今呀！如今紫羅蘭的芳香，已經枯萎了；溫柔的愛歌，亦已消歇！呵！呵！我死去的哥哥呀！是這樣的世界，沒有愛和美！是這樣的人生，慘暴而且強橫！生着有何意義？生着有何意義？……

：呵！哥哥呀！我們不必悲傷吧！實在生是沒有意義的！我們的痛苦，于今已算受完！呵！呵！死去吧！翩翩的死去吧！搦手的死去呀！死是一切歸宿！死是失敗與痛苦的最大勝利！呵！愛人呀！這些話你都聽見了嗎？你在天之靈是

否有知我的哥哥呀！……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終久我們還要獲得

最大的勝利！那便是死的勝利呀！哥哥！哥哥！我們快樂吧！我們快樂吧！從今不再聞羣鬼的厲吟！從今不再聽虎狼的叫嘯！我們的靈魂可以自由了！……

呵！哥哥！哥哥！你在天之靈稍待片刻吧！……稍待片刻！稍待片刻！你要等候着你這孤弱的妹妹呀！我追傍着你！我追傍着你！我們飛到樂園，我們飛到天國，我們的靈魂可以常得安樂了！……呵！等等呀！等等呀！我已沒力再叫喊了！你死去的哥哥呀！你的妹妹也去了！……兩眼望着那溼漉的流水。呵！呵！水呀！你這無情的水呀！這水便是我們葬身之所嗎！……

……呵！呵！可憐呀！可憐呀！誰又會想到，這一對不幸的情人，竟皆死在這無情的河畔呀！呀！死吧！死吧！佔戀着什麼？佔戀着什麼呢？還是速速的死去吧！這碧血便是我們愛情的明證！……漫漫的起身，又對秋嵐說。你！你！秋嵐！秋嵐！你勝利了嗎？你勝利了嗎？……你最好同樣的也給我一槍！使我也速

速的死去那樣，秋嵐！秋嵐！我感謝你的恩惠……秋嵐呀！秋嵐呀！請你請你用那隻殺我愛人的槍，也同樣的殺了我吧！

秋嵐

被蘭溪所感，涕淚交集，似已不能言語。呵！小姐！姑娘！妹妹！我的心！我請你！我

請你不要生氣！你聽我再說一句話，只有一句……呵！你當！呵！小姐！呵！姑娘！我實在！我實在！不忍用這東西也同樣的打死了你……呵！我的妹妹！我純爲愛你而打死了沈燦！我想這樣便可以取得了我的愛人！我今見了！你是這樣的真情，我只有懺悔我自己的罪過！但是你當知道，我是爲了愛你！爲了愛你！而才打死了他……

蘭溪

呸！呸！你是什麼東西？你是我的什麼人？你也稱我小姐！你也稱我姑娘！你更稱我妹妹！哈哈！你已打死了我的愛人！就請你也打死了我吧！打死我要用那同樣的法子！

請你原諒！我的妹妹！我真情的妹妹！我現在只恨我生在此世間！更恨我生爲了家子孫！更恨我母親收你作爲養女！我尤恨我自己爲怎麼要強人開愛？……我恨此世界！我恨我家庭！蘭溪女士！我的手槍，不能而且也不忍那樣去打你！牠已是太污了！我爲愛你！我是不能那樣去做的！我望你的不！死！

什麼話？……都是廢話！你既不打死我，那麼請你給我那只打死我愛人的手槍！……

但是我不能那樣做！
唉！何必要那東西！

〔溪走到沈隱戶前，扶了起來，抱着向滔滔的長流水裏投了下去！「寒冷」一聲，成就